旬五志 上下

五六
二八七

一論一切頭痛主方不問左右偏正新久皆效

清上蠲痛湯

當歸酒洗一戔 小川芎一戔 白芷一戔 細莘三分

羌活一戔 獨活一戔 防風一戔 菊花五分

蔓荊子五分 蒼朮米甘浸一戔 片芩酒炒一戔五分 麥門冬一戔

甘草生三分

右剉一劑生薑煎服

一左邊痛者加紅花七分 柴胡一戔 草龍胆酒洗七分 生地黃一戔

一右邊痛者加黃芪一戔 乾葛八分

一正額上眉稜骨痛甚者食積痰壅用天麻五分 半夏

一戔 山査一戔 枳實一戔

一當頭項痛者加藁本一戔 大黄一戔酒洗

一風入腦髓而痛者加麥門冬一戔 蒼耳子一戔 木瓜荊芥各五分

一氣血兩虛當有自汗加黄芪一戔五分 人參白芍藥生地黄各一戔

旬五志序

余嘗造玄黙子洪于海門叩其篋得一篇旬五志也始謭書古而未之見耶開卷而閱之乃于海之所撰也于海少也酷好道家之方坐關於西湖修養之暇雜取我東國乘所漏藝苑叢談及儒仙釋詞曲家以至閭人別號閭里方言靡不博綜而該録要不出扶世教關人紀之外間有一二滑稽之說以資覧者觧頤是亦遷固記優旃方朔之遺意也吁海之是志也不可有二不可無一矣夫以飄灑神姿拓落襟懷駈逐思于方外騁高情于天下倏然有游蟬蛻之想而至於畲叢記述之間亦能褒善貶惡動存鑑戒深得古人著書之體自非好古

傳雅工於文而明於謳者惡得以與於此名編以旬五者盖以撰録之間得日一十有五取義列子旬五而返噫是編也雖集耳目之所聞見而所志者無非實蹟他日太史氏抽蘭臺蓬觀之蔵其将無取於是乎余感茲書之可傳也識而贈之萬羊仲秋下浣栢谷老人金得臣書

旬五志自序

戊午秋余卧病西湖晝不得接人夜則終宵無寐呼燈起坐無以爲懷記得平昔所聞詞家雜説閭巷俚語使人寫成一冊子首尾只旬有五日耳仍名之曰旬五志盖欲消景排優而已非敢示諸大方也越明年春豐山後人玄默子題

旬五志上

我東僻壤也古有九種夷棲身巖穴草衣木食其有君長自檀君始按魏書乃往二千載有檀君王儉立都阿斯達開國号朝鮮與唐堯同時云按東史有天神降于太白山頂神檀樹下時有一熊祝于天神願作人身天神遂遺靈藥使食熊食之化爲女天神交之而生子是爲檀君名王儉以唐堯二十五年戊辰都平壤始稱朝鮮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扶婁至大禹會諸侯於塗山檀君遣子扶婁朝焉後徙白岳周武王元年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後入阿斯達山爲山神壽千五百八歲墓在江東縣西三里周四百十尺

按太白山即今寧邊妙香山平壤即今西京白岳即文
化九月山城或云在白川或云在開城東唐藏京即九
月山阿斯達山亦九月山非西岬今不知其處也本朝
鄭東溟斗卿有檀君廟詩曰有聖生東海于時並放勲
扶桑賓白日檀君木上青雲天地侯初建山河氣不分
戊辰千歲壽吾欲獻吾君余先人亦有詩曰聞說鴻荒
日神人降樹邊民推作君長國號是朝鮮平壤千餘載
唐藏百有年一歸阿達隱非佛亦非仙凡帝王之將興
也必有大異於人者試以見於往牒者論之履跡雷澤
而庖羲生夢感流虹而虞舜出碾石裂而啓夏玄鳥降
而肇商黃帝之誕也電光繞樞顓帝之育也瑤光貫日

漢高之生也龍交於澤宋祖之産也香滿於室此其歷
代可數也是時東方混沌始剖元氣未漓新羅赫居世
高句麗東明王其生也亦皆有異而至如檀君乃東方
生民之鼻祖故考諸傳記參以已聞著其顛末如右焉
我東自堯時立國而民俗愚蠢鄙朴不識彝倫至武王
時箕子東封始教禮義文獻乃興是為後朝鮮按箕子
名胥餘一名須臾周武王元年己卯率中國五千人入
朝鮮都王儉城其始至也言語不能通釋[譯]而知之教以
詩書禮樂君臣父子之道百工醫巫卜筮之術田蚕織
作八條之制不三年而人皆向化崇信尚義篤行儒術
隣國皆慕其義而又親信於中國世受封爵朝貢不絶

衣冠禮制悉同于中國而至高麗肅宗命立祠我朝世
宗又命立碑春亭卞季良撰其文其畧曰孔子以文王
箕子並列于易象又称為三仁則箕子之德不可得以
賛也思昔禹之平水土也天錫洪範彝倫叙矣然其說
未嘗一見於虞夏之書歷千餘年至于箕子始發向非
箕子為武王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學後之人何從而知
之箕子武王之師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于我朝鮮
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
治之澤其化至於道不拾遺此豈非天厚東方畀之仁
賢以惠斯民者耶按箕子墓今在平壤府北一里許井
田在外城内其區劃遺跡至今宛然世傳箕子見鮮俗

強悍以柳樹性柔悉令民家種柳故平壤一名柳京云

噫我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華至今數千餘載稱以禮義之邦者實賴八條之教炳若日星子孚所謂推道訓俗俾夷為華者豈不信哉

世傳道詵入唐學於一行得其神術及還本國一行謂道詵曰聞三人山水多背馳故一丸之地分為三韓干戈數興變亂相起誠由山水血脉不調之病也我將使三韓國為太平地三韓民為太平民此佛子不忍心處也汝試畫三韓山水圖来道詵即畫進之一行覧曰山川若此宜其然也即圖中點三千八百區曰人有急病尋得血脉或針或灸病即愈不然死矣仍曰汝國青木

下有王姓者居焉明年必生貴子將為統三韓主汝須
訪此人道詵遂還三韓建五百刹訪青木下果有王隆
家隆方第營於舊第之南道詵見之曰種稻之田何種
麻耶麻言訖而去隆妻聞而告之隆倒屣追及一見如
舊遂共登鵠嶺尋山水之脉曰此地脉自白頭山水母
木幹來作為明堂君又水命宜從之水數作字六六為
三十六區則符應天地之大明年必生聖子宜名王建
從其言築室以居是月妻果有娠而生是月為太祖年
十七道詵復至請見曰足下應百六之運生於天府名
墟三季蒼生待君弘濟因告以出師置陣之法天時地理
之理於是泰封諸將見弓裔政亂迎王建為王封道詵

為國師統三韓為一今石佛浮屠處處有之蓋其時道詵所建也初道詵定都于松京周覽形勝曰當享八百年可賀俄而浮霞捲於辰方漢陽三角屹然照見詵乃自失曰彼峯立辰方為賊旗四百年後大運當移彼矣遂造石犬七十五頭向置辰方以為吠賊之狀其後果至四百七十五年而亡按一行則出於唐中宗時而道詵之訪王隆在於唐僖宗時自中宗至僖宗為二百餘年則一行之壽似未至是道詵學於一行之說甚可疑也或傳一行神僧不知其所終云豈非得延歷度紀之術以至此歟

我太祖潛邸時　安邊夢萬鷄家一時鳴八破屋中

貝三椽而出又花落鏡墜忽驚悟傍有一老婆欲問其
兆婆止之曰莫說大丈夫心内事非么麼女人所可知西
去雪峯山土窟中有異僧宜可往問 太祖即往訪之
果有異僧禮而問曰鄙人欲質疑事僧曰貧道何知遠
来良苦 太祖曰昨夢萬家鷄一時鳴身入破屋負三
椽而出又花落鏡墜將有何驗僧賀曰萬家鷄一時鳴
者唱高貴位負三椽者乃王字也花落終有實鏡墜豈
無聲此乃興王之兆慎勿出口蓋鷄之鳴聲與高貴位
之音相似故云 太祖大喜下山即其地創一寺仍以釋
王名之寺在府西四十里許辛禑十三年 太祖為都
統使政遼東即旋義兵即位于松都壽昌宮因物色訪

僧乃無學也於是封爲國師初 太祖於鷄龍山下相宅始役夢一神人曰此乃奠邑所居非君之基亟去勿留 太祖卽撤之移蹕于漢陽卽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也麗朝時道詵圖讖有代王者李當都漢陽之語故種李於漢陽李樹茂盛則輒斫伐以壓之至是果驗吁大明之姚少師高麗之道詵亦以一緇髡俱有密贊大業之功無乃天遣異僧與王者並生以爲救世安民之資歟可異焉

我太祖有神力勇銳絶人潛邸時在咸興見二大牛相鬪兩手各把一角而解之見者壯之又嘗與佟豆蘭同遊街上見一里婦戴水盆而過 太祖先以彈丸中盆

穿穴水未及出豆蘭隨發泥丸塡塞之觀者奇之辛禑
時倭寇入京境　太祖領兵至雲峯賊乘銳突出　太
祖射之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倒賊據山自
固圍之　太祖數重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稱阿只拔
都着黃金兜鍪假面　太祖惜其勇銳欲生擒之豆蘭
曰不殺必傷人遂射中兜鍪第假面半揭　太祖隨而
射殺之　太祖挺身奮擊遂大破之世傳豆蘭嘗有害
太祖之意一日昏　太祖如廁豆蘭彎弓射之　太祖
坐執其矢豆蘭又連發二矢　太祖輒皆執之豆蘭意
謂必死　太祖以其三矢還之豆蘭大驚服自此不敢
復有異志終遂大功策佐命勳賜姓名李之蘭

我太祖嘗於松都壽昌宮與無學師同席而話　太
祖仍問前來事無學曰大王遇豊之日事定身閑後因
芳蕃芳碩之亂　太祖棄都遂于德原又向咸興過一
橋名之曰永渡蓋亦不復還之意也　太宗既懇請回
鑾住于豊陽至是忽思無學之言歎曰無學果知有今
日因偏索諸山終不知所之昔玄宗幸東都秋宵與一
行師共登天宮師寺閣遐眺悽然一行進曰陛下幸行
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至都成前望大橋問曰橋名謂
何從臣奏曰萬里橋玄宗始悟曰一行之言果符二師
之事前後相類也
三韓四郡之跡杳然無徵如高句新羅百濟三國鼎峙

享國雖久寔其國制五倫不明高麗亦歷年五百而父子爭位君臣相殘無足言者蓋自新羅以来崇佛好鬼罔有紀極安晦軒裕嘗感慨作詩曰香燈處處皆禮佛絃管家家競祀神惟有數間夫子廟滿庭秋草寂無人其排邪扶正之意切矣至麗末鄭圃隱夢周建白始備冠昏喪祭之制二十而冠不娶同姓喪三年而除之逮于我　朝文物制度一倣中華彬彬可觀而巫佛祈祝尚有夷俗至　世廟朝崇奉釋教創圓覺寺於都城中僧徒雜於閭里又於松岳神祀尤極崇奉所用什物皆驛遞官供暨　中廟朝儒臣進用左道寢微自後國俗大變然遺風未殄士大夫為其親屬時或設齋於僧寺謂

之水陸迎巫祝設祀張樂於殯堂謂之聽魂且於城内尚存茲施仁施兩宮皆衆尼所居也上自宮禁下至士庶皆用普施祈禱糜費無數 顯宗即位元年因朝臣陳白驅出尼徒於東郊外院毀撤兩宮補葺文舘即今泮水宮也神祀之禁亦甚嚴僧徒巫覡不復恣行於都市先朝崇儒重道移風易俗之功吁其偉哉

我東雖曰文獻之邦只知中國之事跡至於本國則上下數千年攻戰興廢之事懵然不覺知杜牧之詩曰睫在眼前長不見古人之言信不虛矣余以見聞略擧梗槩盖我國僻介山海間壤地狹少東南與倭奴作隣北以靺鞨為界西則三衛女真迫近江外自三國時累被侵

擾新羅百濟皆質其子於日本其後新羅三統專受日本之害高麗自高宗亦被侵掠元宗時嘗與蒙古合力征之忠烈王時再征不利而還忠定王以来日本常侵犯固城巨濟等地恭愍王時倭大熾我國累被其害崔瑩嘗自請擊之我 太祖亦與李之蘭等擊破之自是以後無歲不侵 宣廟朝壬辰平秀吉遣請正平義智等大擧而来 宣廟西幸義州求救於天朝 帝遣李汝松等擊之再造東土至六年倭始退靺鞨自三國時累侵邊境又女真自高麗肅宗時始為患高宗時與契丹合勢来攻偽禑時有胡拔都之侵我 世宗朝毛怜衛累寇北邊遣申叔舟金宗瑞等討之築六鎮城後有尼蕩

介毛乙只乃虜合等之患皆靺鞨女真之餘種也至仁
祖丙子歲金汗洪太始率兵十萬擁迫王城仁祖蒼黃
避南漢汗親率兵合圍還龍骨大陷江都 世子大君
俱被執我國勢窮力屈丁丑春遂有城下之盟崇禎甲
申山海關守將吳三桂欲復君父之讐開關請救汗遂
流賊李自誠入皇城遂墓中國是爲胡清亦女真之後
也又契丹自高麗成宗時爲患文宗嘗尤其誅尤一夕
夢至京師備見城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業
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地可惜
中宵漏滴殘只此一詩可見其侵暴之虐也蒙古自高
麗高宗時累爲患高宗遣世子請降其後七王皆款附

托婚媾近國脉操縱舒慘一聽於元矣華人嘗謂我人
曰沙陀韃靼雖皆入主中國甯國不能又云甯國水無
千里野無百里有甚英雄其小視甚矣林白湖悌疾甚
將死子弟泣下白湖止之曰四夷八蠻無不稱帝五季
皇帝其數無窮而我國獨不得稱帝生於如此之國不
若死之為愈此言正好一笑而以近時觀之皮幣犬馬
之事無歲無之寔不真可憐也哉
我東朝鮮之稱古人以為地近暘谷曰朝日出先明曰
鮮高麗亦聚取山高水麗之意盖其山水之勝甲於天
下中國人至有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之語其為景
慕可知也我國諸山皆祖白頭山東而為金剛太白西

而為妙香九月南而為智異漢拏皆其派流也興王之
居都邑之地往往碁置而檀君箕王及高句麗之平壤
新羅之慶州百濟之南漢山及泗泚城為稱首焉以其
歷年之久形勝之最也今以史考之檀君之季箕子至
朝鮮仍國號朝鮮都平壤至其孫準為衛滿所襲南走
至韓地金馬郡自號韓王按金馬郡今之全羅道益山
郡有郡古城至今呼箕準城衛滿既逐箕準據王城險
至孫右渠為漢所滅置四郡以王險城為浪樂郡按王
險城即平壤也新羅始祖朴赫居世都慶州等城曰金
城初國號徐羅伐或稱斯盧或稱新羅或稱鷄林智證
王定國號新羅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意婆

娑王等月城移居焉慈悲王移居明活城按金城月城
明活城皆在慶州高句麗始祖高朱蒙都於卒本扶餘
沸流上朱蒙生於遼東句麗山下故以其姓高字冠於
山名上以為國號類利王徙都國內尉那巖城山上王
移都丸都城至東川王移都平壤焉故國原王移都東
黃城平原王移居長安城按卒本扶餘沸流水在成川
國內城在鴨綠江北或云在古麟州境內古麟州在義
州丸都城在鴨綠東北遼東東南黃城在平壤東長安
城在平壤北別築一城如新羅之慶州有明活城月城
耳百濟始祖高溫祚與兄弟沸流登負兒岳望可居之
地沸流居彌鄒忽溫祚都河南慰禮城初以十臣為補

故号十濟後以百姓樂從故改為百濟後徙都漢山近肖
古王移都漢北山文周王移都熊津明濃王移都泗沘
國號南扶餘按負兒岳即三角山彌鄒忽今之仁川慰
禮城今之稷山漢山今廣州之南漢山北漢山今之仁
川慰禮城京城熊津今之公州泗沘今之扶餘駕洛國
王金海府也大伽倻今定或名伽倻後改稱金官國今
之金海府也大伽倻始祖伊珍阿豉王首露王之弟都
大伽倻國號大伽倻今之高靈也高麗太祖王建即位
于鐵圓明年定都于松岳高宗避蒙兵入都于江華元
宗還都松岳即開城府也我 太祖定鼎于漢陽漢陽
自近肖古王移都之後經新羅高麗皆置州郡設關防

高麗文宗陞為南京留守官肅宗時以道詵密記有木覓壤可立道之語遣崔思諏尹瓘等於三角山面嶽之南主幹中心壬坐丙向之地立宮闕建都邑往來巡遊而已至 太祖三年甲戌自松京移都焉其餘甄萱之都全州弓裔之都鐵圓雖能竊據一時而不能傳世矣至若濊國之為江陵貊國之為春川苻入國悉直曲國之為三陟伊西古國之為清道音汁倻國之為固城古寧伽倻國之為咸昌碧珍伽倻國之為星州押梁小國之為慶山萇一作茉山國之為東萊昌寧國之為安東召文國之為義城沙伐國之為尚州甘文國之為開寧黃龍國之為龍嵩雖瑣瑣蠻觸略見傳記而其時世之先

後歷年之長短皆不可考且如漢所置四郡樂浪爲平壤臨屯爲江陵玄菟在咸鏡道内云而未的其所眞番全無可考三韓扶餘亦論說多端莫適所從東沃沮北沃沮南沃沮句茶蓋馬渤海等國非但世代之未詳事實之無傳亦不知地在何處至於華人有問而謾不能對文獻無徵良可羞也

高句麗時隋煬帝命大將宇文述等征高句麗乙支文德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王朝行在所述以平壤險固難拔因其降遂爲方陣而還至薩水軍半渡文德擊之諸軍俱潰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以三十萬五千人渡遼及還唯二千七百人其後唐太宗

責蓋蘇文之罪自將十萬兵至遼東攻安市城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粮且盡勑班師迺耀兵於城下而旋城主梁萬春登城拜辭噫高句麗以東方三國之一地方不滿千里而能摧隋兵又抗唐師功烈赫赫照映千古此無他其時兵力精強將得其人故也我國則承高麗統合之業地方三倍句麗而壬辰之歲島夷竊發則王城不守未免龍灣之播遷丙子之年北虜猝至則江都陷沒竟致南漢之下城即今昇平日久委靡頹塌內外軍兵多擁虛簿大小器械皆作文具臨陣用武不習操鍊之術守壘對敵專昧捍禦之策設有數萬強寇蹂躪而至則舉將望風奔潰其視於乙支之破隋萬春之

拒唐何如耶此莫非兵不素養而将不得其人也若此
而其何能捍強敵而禦外侮哉可慨也已
我東方文獻不足名人姓名多不傳後至如安市城主
以蕞爾孤城抗太宗十萬精兵六旬不下及班師之日
登城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其事寔俱
載綱目而城主姓名漏於東史惜哉按月汀漫録云壬
辰亂後天朝將士多出來我國有吳宗道者謂汝余曰安
市城主姓名梁萬春見太宗東征記云須見李監司時
發則見唐書衍義安市城主果是梁萬春云二書所録
相同則安市城主之為梁萬春無疑也噫安市功烈冠於
東方東方之人固當傳誦其名而華人則能記其姓名

我東則茫然不知豈其時史官疎略而不録耶抑累經兵燹書籍散佚而然耶良可羞也按牧隱李穡本集其詠貞觀詩曰謂是囊中一物耳那知玄花落白羽蓋謂太宗東征中箭傷目也佔畢齋金宗直選入此詩于青丘風雅而註之曰太宗傷目事不出史傳而牧隱游學中原豈有所聞耶四佳徐居正東人詩話亦云當時史官必為中國諱無怪于其不書也云夫傷目一事實為中國所恥則不載史冊固其宜也而在我東當為奇蹟而國乘野史俱無所録而文獻之無徵迺如此耶

世傳穢國一村嫗澣衣於溪水有一卵浮来其大如瓠村嫗異之収置其室俄而一男子破殼而出形貌非常

村嫗因養之年纔六七身長八尺顔面黎黑仍以黎為姓是時國中有一惡虎白晝橫行傷人甚多一國憂之莫有制者勇士忿然曰吾必殺此惡獸以除生靈害也聞者不信俄有一聲如雷陰風飄至一大班虎自山而下咆哮磨牙跳躍而進勇士奮躍高出虎上張拳一打虎即碎頭而斃後國君鑄萬鈞鐘置之前欲徙壯士數百人引之不動勇士一舉而負國君壯而奇之常留之在側以為上客後莫知其所終云余見太史公張良列傳曰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按朝鮮傳曰朝鮮自燕至秦時為臣屬云觀此則秦漢間朝鮮與中

國相通固可知矣又按穢國舊在江陵而今五臺山有
滄海郡舊址土人至今相傳斷可信也李睟光芝峯類
說亦記之意者子意房所遇力士即此滄海勇士耳噫
當子房之誠心慕士也不得於中國之大而竟得於我
東偏方其亦異哉

我東雖小歷代之興山川之勝人物之義中國彷彿
以大略言之唐堯之時檀君並立武王之世箕子受封
炎漢初起衛氏都平壤當塗將興公孫據遼東五季亂
熄三韓統合明高皇御宇我 太祖即位此則氣數與
中國符也燕代近朔而豆滿隣靺鞨閩浙通蠻而萊州
接馬島東有海鹽之利即一青齊南稱魚稻之饒豈比

吳會忠州之莫善樂恐有愁即中國之瞿塘灔澦湍川之磨雲磨天即中國之太行孟門此則形勝與中國同也麗代金弘術自取鋒刃以存其主即漢之紀信本朝鄭昆壽血泣帝庭以泝其邦即楚之包胥金東峯之清操即我東之伯夷徐花潭之數學即我東之康節金清陰之勁中節即我東之蘇武東軾三父子之文章猶眉山之三蘇此則才品與中國類也我東之稱小中華者其以此歟

世之談古跡者類多失實而聞者不察狃為實然然不能欺有識俗傳唐將蘇定方田高句麗攻百濟前有大江輒雲務晦暝波濤大起船不得渡術者謂江龍護國

定方以白馬為餌釣出江龍遂渡兵進圍王石諸姬皆
皆走大王浦巖石上墜水而死至今名為落花巖自落
花巖稍南數里許又有一小巖世稱釣龍臺古今詩人
詞章亦多稱之崇禎甲午間先人為湖西亞使余時以
童稚隨之到扶餘白馬江登釣龍臺人言定方立巖上
投釣曳龍而出龍以足拒巖爪距沒石定方外作力挽之
靴痕亦陷入半尺許龍腰所掛處如以大柱曳過泥中
片片鱗甲宛然有跡雖使良工鑿成必不能如是之巧
誠可異也但長江南北兩國分境所謂釣龍臺在於百
濟江岸則定方寧可未釣龍而先到彼岸乎余故付諸
齊東之野

我東自殷太師歌麥秀以來世慕華風文學之士前後相望在高句麗曰乙支文德在新羅曰崔致遠至高麗五百年間作爲文章以傳於世者無慮數十家如金富軾李奎報鄭知常李仁老諸人各擅其名降以益齋始以古文詞鳴稼亭樵隱從而和之至於牧隱早承庭訓北學中原得師友淵源之學旣東還延引諸生奬諭成就圃隱陶隱浩亭惕若齋陽村三峯皆見而興起者也至我朝文章日振比肩接武視羅麗而尤盛亦不可一二許也然余嘗聞之先輩言大家則前有四佳佔畢後有挹翠容齋言正宗則孤竹石洲言理致則冲菴龜峯且如企齋湖陰簡易東岳或和平典雅或奇健渾重皆能

羽翼前後以鳴國家之盛此其彰明較著也近世東溟
鄭公立幟詞壇振耀一代西漢之文盛唐之詩於斯復
見金清陰所謂曠數百年無此氣格云豈虛語哉
天使朱梁之来西坰柳根為接伴使許筠為從事官一
日朱太史謂筠曰本國自新羅以至于今詩歌最好者
可逐一書来謂筠遂為選四巻以呈太史覧畢招筠語
曰子所選詩吾達夜燃燭看之孤雲詩似粗弱李仁老
洪侃最好云諱侃號洪崖即余十一代祖也太史又曰
李崇仁嗚呼島金宗直金剛日出魚無迹流民歎最好
李達詩諸體酷似大復而家數不大也盧守慎強力宏
畜比弇州稍固執而五律深得杜法李穡諸作皆不逮

浮碧樓作也貴國詩大暨響亮可貴矣因高詠李達漫
浪歌擊節歎賞曰斯作去太白亦可遠乎竊問曰曾見弇
州否曰癸巳春往太倉請益於弇州公時以南司寇致
仕貌不中人眼烱如花園等考古博古等堂聚詩社友
門徒賦詩飲酒終日日飲五六斗不醉人有求詩文令
侍婢吹彈而謳伸紙輒成又問學問文章功程則曰吾
輩少時妄喜陸之神奇到老看之考亭訓四子為第一
義可自求於此矣文章則人人不可為李于鱗云先秦
西漢文漢魏古詩盛唐近體雖不可不讀而蘓長公詩
文最切近易學也吾亦以白傅蘓詩為法矣又問方今
翰閣能詩者誰曰南師中區大相顧起元俱善矣有兵

部郎謝肇淛詩酷造大復之域也使還至快哉亭招餡
談話良久太史曰東方詩當推柳春湖為第一也副使
曰氣矯語佹然不解詩者太史曰雖似不解詩而其文
章甚重固是冣作家也蓋其時柳永慶為首揆不解詩
文故甚唱和詩專用崔東皐之作太史可謂知詩太史
名之蕃即弇州門人能文章云
古之文人談說之間多有對語蓋原於聯句也王荊公
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有其對乎貢父即曰四時
風雅頌荊公拊體曰天生對也遼使以三光日月星索
對東坡荅以四德元亨利或曰貞字若何東坡曰聖諱
更妙具他古今酬酢對語甚多如五行水火金木土對

以四位公侯伯子男紀信韓信假帝假王對以仲尼年
尼大聖大覺李陽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對以馬援以
馬革裹屍死而後已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對以
龍将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
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對以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
一臣一不君不臣義經六子艮巽坎兌震离對以周禮一
書天地春夏秋冬觀音大師妙音梵音海潮音對以諸
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初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下〻
對以朝霞如錦晚霞如錦東川錦西川錦新竹似村姑
遇節略施薄粉對以落梅如老枝妓下稍猶帶餘香麗
朝李牧隱穡登第於中國學士歐陽玄以謂偏邦人見

而輕之作一句嘲曰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牧隱應聲對曰鷄鳴狗吠之聲達于四境歐頗奇之又吟一句曰持盃入海知多海牧隱即答曰坐井觀天曰小天歐大驚歎即竪降幡又有一人與牧隱同姓名者侵之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牧隱即對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古無忌今亦無忌其人起而拜曰東方信多文才吾不敢不致敬也自此待以師禮噫牧隱三叛酬答非但對偶奇妙詞理俱到有若天造地設儘不下於東坡諸公也

自昔華使之往来率以詩文相娛麗朝時一天使出来令館伴出對館伴曰張良項羽争一傘良曰涼傘羽曰

雨傘天使即曰許由浼錯爭一瓢由曰油湖蘆錯曰醋
胡蘆又天使唐皐令館伴出對館伴曰琴瑟琵琶八大
王一般頭面天使即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又
一天使出對曰女子比肩合作人間之好有對者曰日
月齊天天体處為天工之明又一天使出對曰東方翔西
門敵南宮造北宮點東西南北之人有對者曰左青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左右前後之山天使稱善
明太祖皇帝於元日出一句下群臣使續對曰燈
明月明大明一統有一臣對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永
樂 太宗年號太宗大加褒賞 我成廟朝有嶺南
一士人失其名來京師一日入泮宮欲與諸生同做諸

生不許士人無賴而歸過宮墻門見门内深閬花木滿苑因前進周觀時 上以肩輿出來士人不能隱出伏於前 上问汝是何人敢入此地士人以實對 上曰汝能詩乎士人曰粗解耳 上出一句使績對曰金银不寶良臣寶士人即對曰日月非明聖主明 上大奇之謂曰國家設科本為取才而汝之文才余既試之當賜及第仍給红牌曰汝懷此牌入泮諭之曰君輩雖不許我〻既登科泮儒若不信出此红牌以示之士人如其教一泮之人莫不驚歎噫士人以此一對竟至得第士之遭遇信有時矣

古稱天下無〻對之語故雖極巧極難之句必有其對

然亦有無的對者唐天使顧天峻書烟鎖池塘柳一句送
儐相五峯李好閔使續對五峯不曉其意甚易之將欲
對送時權石洲以從事官在座難之曰此不可續對
莫如謝而入送五峯始悟如其言皇使歎曰東國亦有
知詩如此者未易輕也蓋烟者火也鎖者金也池者水
也塘者土也柳者木也一句之中具金木水火土五行
也

天使姜曰廣出來也出一對曰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
音六律使遠接使止渚金相公瑬續對一時儐伴諸公
皆難之畸峯鄭弘溟曰不得的對則反不如早謝之為
愈也止渚如其言天使笑語舌官曰以我中國之人尚

難此對況爾國乎噫天使此對雖不容易非如煙鎖池塘柳之終無的對當時諸公俱一代詞匠而奈何莫有對者以取天使之小視耶若使與其席者對以百花叢裡三春色粧得萬紫千紅則不知天使謂如何耶余非敢曰的對今姑錄此以備藝苑欠缺

按黃魯直孫莘老同在館中一日聚飲行令一人曰戊丁成皿盛或曰王白珀石碧或曰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此則連屬作字者也岳正公與夏公塤飲出令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服事人無服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

葴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説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此則釋字爲句也碣石獨立峴山自頽姜女已去孟子不来此則破補成字者也鉏麑觸槐甘作不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淞半夜生孩亥子二時難定兩家作配己酉一日爲佳人曽作僧人弗能作佛女卑爲婢女又可爲奴此則分合爲字者也蓋皆出於文人雅戲也我東南參判九萬嘗按察北關時得朱紫陽註解參同契刋之自序卷末又破作八字爲八句書具尾曰揮鉏擲金蓋取諸寅戴冠小心橫目履丁有田無邊開口吞午初擻疑風更鉤乃乙夔首禹股當胷葴甲震来得兩

入往坐友立跟背良飲酪避酉左從諧韻右乃用戊所
謂宜寧南九萬雲路識其集畫做工之工可作揚脩取
義造語之對也
天使祈順出對曰三角山形三角立金乖崖對曰燕尾
汀流燕尾分盖燕尾汀在於京江水口且金慕齋為宣
慰使時日本僧口號氷消一點還成水慕齋對曰木立
雙株便作林僧驚服此等對偶或為華使稱善或為島
夷歎服文章之華國有如是夫
余嘗從金斯百錫胄于牛川郊瑚韓肯世搆亦同會一
日酣飲百出一對曰豆入村中還作樹余應曰烏来江
畔便為鴻余又出一對曰鹿非無角還為馬息菴曰

鷄不成章誤認鳳斯百又出一對曰雪作瑶臺湯不伐余指肯世曰君可續對肯世應曰水成銀屋禹難平斯百以為禹平水土不可謂之難平難字宜改以能字肯世然之即改下之

林白湖悌羅州人能文章豪宕不羈之士也將向湖南時當仲春路傍有鄉生輩作煎祝會方呼韻詩賦白湖着弊陽衣藍縷直趍而進曰行人饑甚適值盛會願霑餘瀝諸措大辛苦吟咏若有所思未知甚事諸生曰吾輩方作風月汝何唐突亂我佳思白湖曰所謂風月者何謂也曰風月迺觸物起興寫出即景者也汝亦解字否白湖曰文字則余何敢解當對以俚語措大須以文

字記之隨言隨書便成一絶其詩曰鼎冠撐石小溪邉白粉清油煮杜鵑雙箸挾来香滿口一年春信腹中傳諸生相顧異之問其姓名白湖曰我迺林悌也諸生大驚迎之上座

權石洲韠詩名藉世兒童僕隷皆識名姓嘗過鄉村遇雨留滯於座首家籬底有鄉士五六輩會飲賦詩石洲着藍衣縷進拜席末座中問曰爾何是人石洲曰鄙生無與文武只業販貨将往莱州適値盛會倘霑殘盃以潤饑腸諸生方把盃吟哦謂石洲曰爾能知此味乎石洲佯為遜辭曰若余負賈安能知之不審諸公吟哦有甚意味乎諸生曰此乃觸物起興模寫風景盖詩中之

話盡也一人誇其所作曰我之此句雖李白必讓一頭
一人又曰我之此聯實杜甫所未發者一人蹙眉曰吾
詩恐折也左右曰何謂也曰觀夫木乎至高則爲風所
折吾詩甚高恐亦折也是以憂之相與抵掌較其優劣
因與石洲酒曰爾雖不文須以俗談作句以發吾輩一
粲石洲飲訖即題一絕曰書釼以來兩不成非文非武
一狂生他時若到京城問酒肆兒童盡誦名諸士覽畢
曰怪哉怪哉爾能作此誠不偶然一人笑曰詩則佳矣
但爾名有誰知者然試言之石洲曰鄭生乃權韠也諸
士相顧驚覡下席羅拜噫自古賢人達士潛光玩世者
多矣莫有辨於驪黃牝牡之間其不爲鄉生之待兩公

者幾希矣

嶺南人姓呂忘其名者得明經科爲湖西亞使一日携諸妓船遊至白馬江中流顧諸妓曰美哉故國之勝地一妓對曰曾見遊此別星無不感古賦詩今日席上獨無一詩乎呂不能賦詩而惡其取侮於妓半日撚鬚僅成二句擊節朗吟曰憶昔曾遊地淫泆國雖亡江山如此好無罪義慈王盖其詩意憶昔齊王曾遊之地因淫泆而國雖破亡江山之好如此義慈王之流連固無罪矣至今聞者莫不捧腹噫明經被選者迺至於此國家取人之效果安在哉

光海時大北當權廣樹私黨不文者皆登科嶺南吳姓

人亦得及第為翰林乘馹上洛行到烏嶺憇于樹陰下
時霜風颯殷葉暎于水中適有一書生同憇書生曰翰
林玩此竒景可以佳篇摸寫翰林沉吟良久遂吟一句曰
巖下丹楓水下同頗有自得之状仍謂書生曰君能次
之乎書生心竊笑之即對曰韓翰林風月本孔同本孔
即俗語肛門之稱也翰林怒曰君譏我則甚矣世間元
無幼學翰林盖嘲書生之為幼學而誇已之為翰林也
人皆傳笑噫世之不稱其職者滔滔奚獨此翰林哉可
嘅也夫
鰲城府院君李白沙恒福自少喜詼諧甞有備局會議
事諸宰咸集而公獨後至或曰何晏也公曰適見羣鬪

不覺來遲或曰闘者誰也公曰宦者捽僧髪僧握宦者髾相闘於大道中耳諸宰絶倒公之此語雖出於滑稽盖見時事多尚虚偽略寓規諷之意

西平府院君柳川韓俊謙有四壻曰李正幼淵次呂參判爾徵次玄谷鄭監司百昌次綾陽君綾陽君即仁祖大王潛邸時君號也西平君嘗各作別名以戲之皆用字戴冠者以李稱牢之言其肥鈍也以呂稱宫之取其姓也以鄭稱窡之謂其性躁也以仁廟稱寵之以其氣象非常也鄭嫌其比於窡常恨之及西平被竄玄谷謂西平曰聘君曽稱我窡之聘君則今為竄之矣盖以鼠譏之西平不覺蔑矣笑

裵仁範 明廟朝名武也甞爲兵使時有一卒姓名甘眞壞者呈訴乞暇兵使覽畢笑曰甘眞壞所謂負柹猫也盖方言柹字釋音甘也負字釋音眞也猫字釋音壞也仍顧語幕官曰汝輩能得此對乎一人跪曰對則有之惶恐未達兵使曰第言之其人即曰裵仁範眞的對所謂戴梨虎也盖方言梨字釋音裵也戴字釋音仁也虎字釋音範也兵使大笑優賞之一時聞者多裵量弘

洛州具監司鳳瑞甞往具友羅叅判萬甲家有客在座先辭退具問客何爲者羅曰奉常春奉事奉一誠奉慈殿奉審去仍曰一人兼五奉字可有其對耶具即應口對曰羅州羅將羅萬甲羅市浦羅鉢吹一人兼五羅字此

非的對乎蓋羅將俗語皂隸之稱羅市即羅州浦名石也
羅憮然無以應一座絶纓

老子云聰明睿智守之如愚莊子云處乎材與不材之間吳與賓曰才者驕之器也忌之府也禍之媒也蘇子瞻詠生子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才無德到公卿噫才者人之所共願有而古之人若是其願為不才者何也豈不以處才不善則反不如無才之為愈也世之少有才而未聞道者亦可知戒

陷人傷人莫過於讒舌古人聽讒詩曰讒言愼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

聽之别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絶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此詩不知何人作而詞意明且切與周詩采苓巷伯之篇楚辭哀郢懷沙之賦李白雪讒之詩鄒衍梁獄之書前後一揆也古今入傷於讒者孰無是憂哉況叔季之信讒者滔滔傷讒者亦得辨焉良可慨也

邵平秦時東陵侯也漢高祖登極平失職貴亦自食蕭何沛邑掾吏也卒爲漢丞相封鄼侯食邑獨多古詩云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盖言人之富貴貧

賤各自有時邵平尊貴之時蕭何見賤蕭何煊爀之時邵平困屈世間翻覆本無常也自多富貴而輕視貧賤者可以此詩為鑒也

世人多有席父兄之勢怙侈滅義踐踏貧寒只知權勢之可誇而不知禍患之来随終至於敗家亡身而莫之悟者哀哉張東海有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逈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傑傑超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来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諱此必有感而作貴游子弟不可以此詩作鍼砭救病歟

余嘗僑寓路傍日見馳軒躍馬者竟夕奔趍磨来磨往

若相追逐余喟然曰曾聞邵尭夫詩曰輪蹄交錯未暫停来若相追去若争想得胷中無別事苟非干禄即干名每歎句語襯逼今見路上奔波之客政與此詩相符雖使善畫者模之豈能状得物態若是之妙耶

人之治産業者免饑渴備寒暑斯亦足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何必為身後子孫計労心焦思終歳窮年孜孜為利哉白香山有自警詩曰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蟲虚苦辛此達人知命之言也即此而言一身之外萬事萬物皆非吾身彼苦身矻矻抵死不悟者獨何心也香山此時詩非特自警亦足以警世矣

保和湯修身方三部經三叟訣專治醫所不能療一切之疾俱古人收心養真祛慾延期之妙訣也得之於斷簡中并録而傍覧焉

保和湯

思無邪　行好事　莫欺心　行方便　守本分　莫嫉妬　除狡詐　務誠實　順天道　和命限　清心寡慾　忍耐　柔順　謙和　知足　廉謹　存心仁節儉　處中　知機　保愛　恬退　守靜　陰隲戒殺　戒暴　戒貪　慎獨

右三十味㕮咀為末用心火一斤腎水二椀煎至五分不拘時温服

修身方

孝順十分 好肚腸一條 慈悲心一片 温柔半兩 老實頭一箇 道理三分 忠直一塊 陰德全用 方便不拘多少

右藥用寛大鍋不可焦了火性取出為末用波羅蜜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三思用心平湯送下百病立效切忌利已損人言請行濁暗中用箭笑裡藏刀撥草尋蛇無風起浪凡百惡味切須忌之

三部經

忍 方便 依本分

太白真人曰世人誦經皆欲求福免災往往口與心違徒誦何補是求其外而不求其内也予有三部經只六

箇字經文雖簡功德甚大儒者誦之成聖道士遇之成仙和尚誦之成佛但要體認奉行這三部經不在大藏只在靈臺方寸中若人能誠心受持疾亦不生灾亦無有自然獲福若不在其身必在子孫矣

三叟訣

道逢三叟者高壽比神仙問叟何以壽壽訣倘予傳上叟前致辭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辭寒暑順節宣下叟前致辭百年半單眠是為三叟訣所以能長年按此訣迺楊太史維廉所著元會稽人也

余居閒無事探閱典籍每覽昔人嘉言格語既以銘鏤於心猶慮夫久而遺忘鈔録如干文字彙分類記一曰

養性保命二曰立身行己三曰處家理物四曰居官莅
政各就其喫緊切己者臚之課下用以自警且示子孫
庶爲家範之一助云爾

養性保命

視聽言動皆耗散精氣之原故釋氏面壁仙家坐關皆
導基苦行以防耗此精氣便是長生之術也
去暴怒以養其性少思慮以養其神省言語以養其氣
絶嗜慾以養其精
軟蒸飯爛煮肉少飲酒多獨宿
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卯時酒莫喫申後飯油
盡燈滅髓竭人亡

以不寒為溫以不飢為飽以無辱為榮以無禍為福人之游世如此足矣

作福不如避罪服藥不如忌口爽口味多終作病快心事過必為殃

身閑不如心閑藥補不如食補

富貴不知止殺身飲食不知節損壽

福生於清儉道生於安靜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凉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富不儉用貧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不明人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因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朝嗔夜静鳴雲鼓晨興嗽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須節五神辛安神宣悅樂惜氣保和順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此十句可當一部壽養

立身行己

薛氏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
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
勤是無價之寶愼是護身之門
貪利者害已嗜慾者戕生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
邵康節曰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黄山谷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儘知言
君子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交而後擇故多怨
魏王昶言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和靜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屈巳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薄施厚望者不受報貴而忘賤者不得久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徃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

則無徃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巳則寡過以恕巳之心恕人

人則全交

張無盡惜福之言曰事不可使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

盡福不可享盡

陳摶曰快意事不可做得便宜事不可再徃得意處早

須回頭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

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皆我未深省書此當座右朝夕視爲警

處家理物

孔子三計圖一生之計在於幼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幼而不學老無所知春若不耕秋無所收寅若不起日無所辦

良農不爲水旱而輟耕作大匠不爲拙工而改繩墨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

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養身百計不如修身一方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至富莫如蓋屋至窮莫如賣田

事雖小不作不成子雖賢不教不明

胡居仁家甚貧食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曰以仁義潤身牙籖潤屋足矣

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

梁蕭允曰禍之所来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出

陸宣公曰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虛必盈

教子自孩教婦初来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

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
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遠水不救近火遠親不如近隣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又曰饑信狙
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山棲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少
一貪痴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少一絢人則亦地獄
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子所擾則亦苦海
居官從政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

以持身矣

正以處身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事處此居官之七要也

進一步思退一步要一錢不直一錢

得意處早回頭力到處行方便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而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爵益高志益下官益大心益小祿益厚施益博吾其免乎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居愛民如愛身

國之将興實有諫臣家之将興必在諍子

好女入室醜女DEL之忠臣立朝奸人仇之

立朝務正大不宜阿附

甘井先竭直木先伐舌存以軟齒亡以剛

猛則濟之以寛太猛則民殘寛則濟之以猛太寛則民

弛

居上位不可凌下居下位不可慢上

事雖細微必謹閑防事有疑似當避毀謗子弟不可干

預公事并儈不可出入私宅

所惡之人防其害己所親之人防其責己治官事如家

事愛人民如赤子正己以御吏

戒貪污如仇讎防私謁如防盜非理相加處之以忍禮貌相及承之以謙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余觀夫推命之家其方不一或以五行或以子平或以星曜或以紫微其論說吉凶符驗者固多矣余惟思之自甲子正月初一日子時至癸亥十二月三十日亥時其間雖有閏朔及大小月而一周之内造命之數該得二十五萬九千二百惟明鏡數每時各分初中末厥後數三倍於此而亦不過七十七萬七千六百天下之人

其數無筭則同年月日時生人亦不知其幾許壽夭窮達豈能如一余竊惑焉昔唐神堯與丹丘子同年月日時故疑其與己爭鹿袖劍訪之其後神堯御宇丹丘登仙宋太祖與陳圖南亦同年月日時圖南出自華山有圖天下之志聞趙點檢已登極大笑墜驢歸山修道而上昇蓋人間尊貴莫過於天子而歷數有歸天無二日故丹丘圖南有此修道飛昇不詘萬乘之下耶帝業與仙道雖似不同人間帝王天上神仙其尊高則可謂彷彿矣余近閱皇明小說

高皇帝即與真欲驗運命之說命數星士遍行天下求得年月日時與聖節同者遂召至京師問曰汝何為者曰村氓也曰家富乎曰貧甚無

一畝之産曰然則何以為生曰臣惟養蜂十三窠每年
割所釀蜜貨之以自贍耳 上笑曰是也朕為帝有十
三省布政汝為編氓有十三省窠蜂衙亦一皇帝也蜂
每窠必有一王大小雖不同其所統轄亦無異也孰謂
命不足信乎乃賜以酒食而遣之又按一說明 太祖
皇帝遍訪年月日時同聖節者有一人来謁 上問其
平生所為對曰臣生而貧賤行乞糊口 上曰我為天子爾
為乞人何其窮達之懸殊耶其人曰臣雖乞食蓋有莊
底矣 上曰何如對曰臣每夜夢為天子宮室城郭之
美宗廟百官之盛殆與陛下彷彿矣 上蹙然驚曰運命
之說果不誣也夫晝為陽夜為陰我從陽界而享萬乘

之尊爾向陰界而有南面之樂我之晝即爾之夜爾之
夜即我之晝則天豈以不我主陽界以爾主陰界也耶
遂厚禮而遣之按天輅所著五山說林我朝 成廟嘗
令日官訪問與己同命者遍求國中有一常漢女與上
命相同而家甚富甲於都中 成廟召邸致宮中問曰
爾平生苦樂何如女曰賤臣自幼聰慧臣父切愛而撫
其所出甚微贖賤于主家嫁得良夫未久見背惟以涉
文史為事耳 上仍詳問之其免賤之歲即 上践祚
之年其喪夫之日即中壼昇遐之辰 上異之曰諸般
事皆與予略倣信乎命數之不差矣仍笑曰但予則有
後宮十數輩爾有甚事女俯伏對曰笑賤臣素有性癖

華亦有如武后之男妾者亦十數人　上撫掌大笑曰
此亦相同可謂男中有余〔女〕中有甭仍厚賚而送之以此
觀之十三布政十三蜂窠陽界萬乘陰界南面踐祚免
賤喪后哭夫後宮男女妾其大小陰陽雖各不同亦有
彷彿者何其異哉噫自有推步之法世皆以吉凶禍福
都付於命而聖門之訓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積善
積惡殃慶類應凡百君子曷不以自修爲本也哉
古語云有已定之天有未〔定〕之天已定之天者命分一定
而不可移易者也未定之天者世變多般而不可逆測
者也若漢之鄧通者饑死之相文帝賜之銅山欲富之
卒不免絕食之患晉之郭璞有啻終之厄禱之廁神以

禳之竟不脫王敦之害饒州貧士多具紙而墨雷轟薦
福之碑魏公縲客許以侍兒而先死結禱之前后妃主
中壼則宜無垂歎之虞而麗代王后損命於死甬之瓜
大君厭膏粱則不患翳桑之飢而我朝廣平莫救於咽
喉之塞若此類者卒由於已定之天而非智力所可圖
也噫世之昧者或諂佛而度厄禱神而祈福妄求分外
之事徒自勞擾其心祗見其不知命也是以君子修德
行義一聽於天而已

旬五志下

東方自殷太師以後數千餘年人不知學羅季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雖配孔廡特一文翰之士麗朝崔文憲公安文成公數人始倡道學其後繼起表表可稱者并疏左方以備後學之稽攷焉

文憲公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

晦軒安珦初名裕我朝以御諱故用初名謚文成順興人

祭酒禹倬字卓甫丹山人

惕若齋金九容字敬之安東人

圃隱鄭夢周字達可謚文忠烏川人

牧隱李穡字穎叔韓山人

冶隱吉再字再父海平人圃隱門人
陽村權近字可遠謚文忠安東人
江湖金叔滋字子培善山人冶隱門人
佔畢齋金宗直字季昷謚文簡江湖之子
寒暄堂金宏弼字大猷謚文敬瑞興人佔畢門人
一蠹鄭汝昌字伯勗謚文獻河東人
靜菴趙光祖字孝直謚文正漢陽人寒暄門人
冲菴金淨字元仲謚文簡　人
服齋奇遵字子敬德陽人
慕齋金安國字國卿謚文敬義城人
晦齋李彥迪字復古謚文元驪州人

圭菴宋獜壽字眉叟恩津人
花潭徐敬德字可久諡文康唐城人
履素齋李仲虎字風后完山人
養心堂趙晟字伯陽平壤人
葆真菴趙昱字景陽養心堂弟靜菴門人
聽松堂成守琛字仲玉昌寧人靜菴門人
大谷成運字建叔昌寧人
退溪李滉字景浩諡文純真城人
南溟曺植字揵仲昌寧人
思菴朴淳字和叔忠州人花潭門人
杏村閔純字景初驪興人

暘菴金謹恭字景叔江陵人

松堂朴英字子實密陽人

一齋李恒字恒之昌寧人

高峯奇大升字明彦服齋之從子

栗谷李珥字叔獻謚文成德水人

牛溪成潭渾字浩原謚文簡聽松之子

寒崗鄭逑字道可清州人退溪門人

月川趙穆字士叔敬白川人退溪門人

重峯趙憲字汝式白川人牛栗門人

沙溪金長生字希元謚文元光州人

潛冶朴知誠字仁之天嶺人

旅軒張顯光字德晦仁同人

慎獨齋金集字士剛謚文敬沙溪之子傳其家學

若其傳道之統則自鄭圃隱傳吉冶隱冶隱傳金江湖江湖傳其胤佔畢佔畢傳金寒暄寒暄傳趙靜菴靜菴傳成聽松聽松傳其胤牛溪牛溪傳金沙溪此其相承之序也至於李晦齋李退溪李栗谷私淑而興起者也余非敢僭自論定實遵先輩之言耳寒暄靜菴栗谷以小學為八德之門退溪以心經為初學之宗此則先輩所取之不同也栗谷退溪每卜居必以山川之趣為重是以栗谷初欲誅茅於首陽山下不果再圖許亭（地名在海州浦邊）亦未就末迺築室於高山之下即石潭是也今有書院

焉余嘗聞石潭山明水麗宜作碩人之所盤旋而但無
田可耕無地可宅云若非仁智之樂安能卜居乎是耶
故栗谷以是發於尺書者亦屢矣牛溪則深以為不然
其言曰青山白石雖照耀於門前何益於吾身心道德
之上君子好尚之異此亦可見
丹學者迺黃老大道三教之一也人得之則長生中國
三教并行我東則只有儒釋而道流甚罕余嘗取觀野
史諸集其中或有丹家異蹟而苐散出諸書艱於考閱
遂輯成一篇名之曰海東異蹟而苐〻凡傳三十二得人
四十世遠代邈或有只傳稱號而莫知其姓名者或有
得姓不得名者今皆不可考閱而〻因録于后以待該洽

之士傍叅而曲澄

檀君名王儉見東國史朝鮮本記輿地志東史宝鑑等書

赫居世見東國新羅本記輿地志眉叟集等書

東明王名朱蒙見東國史高句麗本記輿地志等書

述郎

南郎 并新羅人見輿地志

永郎

安詳

玉寶高新羅景德王時人見輿地志東山集等書

金謙孝

蘓蝦 并見輿地志

大世新羅真平王時人

仇柒與大世同時人 見輿地志

呂始書魏時人

金可記新羅人唐宣宗時人 見中國列仙傳事林廣記等書

崔致遠字孤雲沙梁部人 見眉叟集東史寶鑑筆苑雜記頭流錄等書

姜邯贊高麗顯宗時人 見東國史本傳

權真人 見四部藁芝峯類說等書

金時習字悅卿號梅月堂 見名臣錄於于野談栗谷集等書

洪裕孫號篠叢 世祖朝人 見默菴雜記

鄭鵬號新堂 成廟朝人 見清江瑣語一善志等書

丁壽崐 成廟朝人 見清江瑣語丁氏述先等書

鄭希良字淳夫號虛堂庵 見牛溪集於于野談思齋摭言名臣録等書

南趎谷城人 中宗時人 見芝峯類記

智異仙人 見五山説林

徐敬德字可久號花潭 見象村集四部藁五山説林恥齋集等書

鄭磏字士潔號北窓 中宗時人 見本集名臣録等書

鄭碏字古玉北窓之弟 見北窓集

鄭礎號桂軒北窓之從兄

田禹治 見於于野談五山説林等書

尹君平 見芝峯類説清江鎖語等書

漢拏仙翁 見清陰南槎録

南師古號格庵蔚珍人 見象村集四部藁五山説林芝峯類説等書

朴枝華字君實號守庵見於于野談霽湖集等書
李之菡字馨伯號土亭見名臣録於于野談等書
寒溪老僧見於于野談
柳亨進
張漢雄見四部藁
南海
漢仙人見芝峯類說
蔣生見四部藁
郭再佑玄風人字季綏　宣廟朝人見名臣錄芝峯類說
東溟鄭公爲余序海東異蹟今并録于此其序曰夫道
一而已矣吾道之外有何道哉至周老佛氏作其教大
行於世天下謂之三教我東尚佛不尚老是以東土數

千里蘭若沙門不知其幾萬無一道觀無一道士豈非尚佛不尚老之故耶老佛俱是異端然論其二者老教可治天下是以漢文得之以致太平張留侯得之以保大功曹參汲黯得之皆為名臣雖有淺深其得一也然則老教賢於釋氏亦遠矣我東山水雄於六合自檀箕以來服氣鍊形吸風飲露之輩必多矣不尚故不傳是以物外之士甚恨之洪君萬宗搜括輿地志及野史諸書作一書目曰海東異蹟昔劉向葛洪作列仙傳古之異人之名垂後世者二子力洪君其亦劉葛之儔歟鄭斗卿撰

釋氏一出其教熾盛遍於寰宇與儒道為丙大亦異哉

我東釋教極盛於新羅又振於高麗少殺於我朝而今則漸至寢微可見其盛衰也自新羅逮鮮數千餘載緇衣髡首之明心見性得道出世者何限而姑以表表名釋考之諸書略記事蹟於左若世之所好譚禪如蘇雲雪堂王陽明輩出而見之則不啻若朝暮遇焉耳

順道大師高句麗小獸林王時始興佛教（見高句麗本記）

難陁大師百濟枕流王時始興佛教（見百濟本記）

阿道和尚新羅訥祇王時始興佛教創法輪寺講演天花自落（見新羅本記）

郎智法師乘雲往復天竺（見三国遺事）

普德和尚初在東都後以諫羅王不從呪移方丈于完

山州孤大山見三国遺事

慈藏法師母夢星墜入懷因有娠而生入唐得佛像經文以還見三国遺事

良師法師在東都杖頭掛一布帒杖自飛至檀越家振拂自鳴人知之納齋費帒滿則飛還故名其寺曰錫杖見三国遺事

元曉法師母夢流星入懷有娠而生娶新羅王公主生薛聰〻博通經史為新羅大儒曉既失戒易俗服自號小姓居士其入寂也聰碎遺體塑真容安芬皇寺以表敬慕之意三国遺事

義相法師入中國參智儼大師以剖妙旨還本國創浮

石華嚴寺十大伽藍有智通表訓寺十大弟子各具正脈皆為宗主 三国遺事

客本法師新羅善徳王遘疾彌留僧法惕應詔侍疾久而無效時客本道行著聞左右請代之客本在宸杖外讀藥師經所持六環杖飛入寢内刺一老狐倒擲庭下王疾廼瘥 三国遺事

道義國師

真表律師 三国遺事

真鑑國師母夢一梵僧謂曰願以阿彌之子寄以琉璃甖因有娠而生俗稱黔丹禪師即真鑑也崔孤雲撰其碑々在智異山雙溪寺 三国遺事

梵日國師

哲鑑國師 幷見法苑錄諸山檀等書

無染國師碑在聞慶陽山

道憲國師

洪陟國師

普照國師 幷見法苑錄諸山檀等書

慧覺尊師

獜覺國師碑在清道　寺

道詵國師靈岩人母未嫁時冬月浣濯於山下川流忽有青瓜一枚從水而下女喜卽喫之因有娠而生其家以爲不祥棄之於林下羣鳩來覆翼之其家異之遂收

之是為道詵其後人名其里曰鵠林世傳道詵入唐傳
得一行術字 見淨林記
無學妙嚴尊者三嘉人道高洞曉象緯堪輿碑在楊州
檜巖寺
懶翁禪師號涵虛堂作般若經說義見名僧傳
懶翁禪師號江月堂寧海人牧隱作碑々在驪州甓寺
達空和尚 見名僧傳
普愚號太古楊根人八中原傳得臨濟十八代嫡孫石
屋清洪道統以還碑在三角山中興寺
混修號幻々幻庵碑在忠州青龍寺
覺雲號龜谷 見行狀

正心號登階扶安人見行狀

智嚴號碧松　成宗時人母夢一梵僧設禮因有娠見本集

一僧號驚聖堂蔚山人見本集

靈觀號芙蓉堂家近龍窟雲暗則聞有樂聲人傳蟄龍之管絃以伏擊床樂聲忽止一日龍出水面人皆惶恐師一喝龍忽沒人皆異之見行狀

休靜號清虛堂又號西山完山人母夢一老婆設禮因有娠而生年十四隸名館學後因遊山參靈觀大師遂落髮得法具悟道詩曰萬國都城如蟻垤千家豪傑若醯鷄一窓明月清虛枕無限松風韻不齊見本集

志常號老松堂蔚山人見本集

惟政號四溟密陽人壬辰兵亂爲義僧後十年以通和八日本倭待之極厚國賜謚洪濟見本集
法堅號奇巖驪州人西山弟子見本集
彦機號鞭羊堂西山弟子見本集
忠徽號雲谷西山弟子見本集
守初號翠微見本集
凡稱大師和尚法師律師尊者率皆沙門尊稱之辭稱國師者即其世主所封如今之官號也我東書籍未備且近緣釋門澹泊無復可與證明者故自阿道至無準其間禪宗相承之序未易通曉自太古傳幻庵幻庵傳龜谷龜谷傳登堦登堦傳碧松碧松傳芙蓉芙蓉傳淸

虚此七代則直傳釋伽正統四濵傳得衣鉢於西山而
未継統者也奇巖雲谷亦近代空門顯著而者翠微即
西之山三世法孫有道行名於當世
天下有三教儒道釋也主於仁義以明己德明人之德
使君臣父子五倫各明萬物安職昆虫草木咸蒙其澤
而命至則乗化歸盡以順天賦此聖賢之道也主於清
淨以水火錬形道氣棄其軀殼脫其精神飛昇物外飲
以流瀣赤霞咀以月華日精視塵寰如蜉蝣等古今若
朝暮歷千百劫與世人絶此老人之道也主於牢滅
以智度為母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慈悲為子煩惱自除
無着無染圓通自在神變無碍輪回路斷地獄永滅身

壞而愈明刼盡而益堅此釋氏之道也三教之所以異而仙佛則專以見性為本儒則以人倫為重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不可一日無也余嘗按孔子家語曰食穀者智慧而夭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云以此言之其食穀者即世人之謂也食氣者仙之謂也不食者佛之謂也張谿谷漫筆曰中國學術多歧有正學禪學丹學有學程朱者有學陸氏者門逕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皆稱誦程朱未聞有他學豈我國士習果賢於中國耶曰非也蓋中國人材志不碌碌有志之士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

取視之迺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于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錬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鏡趁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錬以將成之丹塗於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有一道士擬傳之化至先生已易簀矣又按震旦通載晦庵朱先生嘗留心丹學道幾就金光將發於丹田先生頓然覺悟即棄之曰人之死生猶夜晝之常何可違天理逆遂賦感興篇其一曰首鼠飄學仙侶遺世在雲仙山盜啓元命秘竊當死生閔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往欲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偸生詎能安此作載於先生本集云以此觀

之兩先生之自試丹術可知而終不究其功者順天理
而歸之正也及觀朱紫陽息調箴有曰鼻端有白我其
視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嘘如春沼魚動極而
噏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
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可見先生深
悟下工之妙非予仔細驗得烏可形容沼魚蟄虫之法
乎余故曰丹術不可忽也蓋其術亦自至理中出一生兩
兩生四四生八以至於六十四分以爲萬物萬事者人
道也疊足端坐垂簾塞兌收拾萬事之紛擾歸於一無
之太極者仙道也苟能眼視鼻白鼻對臍輪入息綿綿
出息微微常使神氣相注於臍下丹田得其所謂玄牝

一竅則百竅皆通由是而胎息由是而周天火候由是而結胎此有必然之理而至於成道與否只在其人之誠不誠如何耳須年尤齋宋相公承召來住南湖亭榭余往候焉公謂余曰近試叅同法幾何耶余曰此法當擺脫家累試於山間靜處非纏縛世故者之所能就也公笑而頷之蓋公曾序余所纂海東異蹟故知余留意丹術有是問也噫余少好道家其於叅同黃庭等書朶頤染指蓋有年所而到今齒缺髮禿每誦鄭仙姑鼎器已敗之說不覺咨嗟歟歎

沈同知大瀅青松人自少好道常誦黃庭玉樞諸經闢齋於靜處每夜必焚香拜北斗旣久異香時聞一夕見

二青童来往於階砌之間心異之以告於家人自此青童不復来又為世故牵掣遂不能究其業常自謂業障未除卒随塵網是吾平生之恨年八十八而卒沈即金監司澄繼母父也監司詳言此事如右又殷豊縣村民孝山之孫女少時行野得異草食之自後不食不飢唯日食冷水而熟水亦不喫焉蓋好悪烟氣也然而肌膚不減行歩如飛若使沈同知竟遂爐鼎之功則奚止於八十八又令殷豊女能修仙道則亦何難白日飛昇耶

昔陳希夷問錢若水於麻衣道人曰這有仙分耶道人熟視若水曰做不得然則仙家亦分固不可以力致也

鄭愚伏經世尚州人也嘗赴洛中過路丹陽夜失迷投

山間約行十餘里路逕漸微松檜參天不知所之忽見茅屋數間隱映林間於即進叩其門寂然無人遂從窓隙窺見有一老人明燈看書神采清癯愚伏推窓而入老人掩卷問曰何來何客深夜到此愚伏且道其由且告之饑老人曰山中無食因於橐中出一團餅與之甘滑如栢子不知為何物也愚伏吃未半頓覺豈飽心異之仍問曰觀主人形貌有異凡人曷不顯名當世以圖不朽而徒守此寂寞之濵與草木同腐為老人曰子之所謂不朽非如立德立功立言者歟愚伏曰然老人笑曰世之稱道德者莫高於孔孟語功烈者莫盛於管晏然求之於今日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名在耳其可謂

不朽乎況文章小技遷固以来作者無數而如蛩吟秋
露鳥弄春陽争嬌鬪妖炫燿蹔時而及其芳華謝盡霜
霰交集則聲沉響絶寂然無聞不亦可哀乎哉吾所謂
不朽異乎子矣愚伏曰敢問何謂老人曰草死而後腐
木死而後朽凡物之朽皆由於死如其不死安可朽也
愚伏曰世固有不死之理歟老人曰固有之矣諺曰子
不夜行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子不遇不死則者亦安
知山澤之間有不死者存乎誠若按法運火千日功畢
能延年益壽白日昇天其或塵形未蛻托死以解則葬
之雖千百年金骨不朽顔面如生限滿之後亦能破塚
飛昇所謂大陰錬形此法當脫屣世界歴萬刼而獨存

吾所謂不朽者此也豈若子之求不朽於已朽耶愚伏
拜曰果若所教願學焉隱者良久熟視曰子骨格未成
不可做得且曰科第則今年利矣但不免三八王獄然
終必無憂此後七年國有大亂萬姓魚肉後三十三年
又有大賊從西方起都城不守宗社幾傾子皆親身見
之矣因嚬蹙曰自此之後天下事可知矣愚伏再三請
窮其說老人曰當自知之不必強問又問其姓名老人
曰幼失怙恃不知姓名耳至夜深愚伏困劇就寢曉而
視之不知去向愚伏莊問其家人對曰此則小民所居
其人即號稱柳生員者也浮遊諸寺時或来過愛此山
水淨僻或留數日或四五日而未嘗見所食之物登涉

崗巒行步如飛愚伏聞之惘然若有失是年果登第即
萬歷十四年丙戌也後壬辰歲倭寇果大至甲子适兵
入京城丙子建虜侵我又甲申三月大明亡愚伏嘗以李
震吉事拿鞫後又辭連金直哉自嶺外被囚後又與於
金夢甫之黨自江陵逮繫經年放歸一如其言愚伏有
詩一絶曰賦命每恨三不幸行身何啻七宜休東華久
作紅塵客欲向丹丘訪道流榮川文官權㡳即愚伏門
人也與先人同年相善嘗過余談話偶及此事曰神仙
之事雖稱誕謾不足信而以吾所聞於先生者言之遯
遯山澤以術自養延其壽而不求聞於世者有若丹陽
老人則世之執夏虫之見而疑冬日之氷者不為大方

家之所笑乎先生囑吾勿泄故吾未嘗浪傳於人云
咸興人進士金某投宿於関東峽中僻村聞鐵鎖聲終夜不止若馬搖勒鎖者然到曉問主人曰汝家有不馴馬乎鐵鎖聲終夜不止吾以此不能安眠也主人曰非馬也吾祖也祖也年紀不知其幾何而過百歲已遠渾身生毛有若山猪狀不饑不飽言語不通常欲奮迅而出出則難尋其去處故以鐵鎖繫之恒搖鎖而欲絶之故鎖聲不止也問何由而至於此主人亦未達其所以然昔越王句踐捿于會稽請成于吳吳王求奇紋異木句踐使國民遍求深山不得者十餘年民不堪飢渴唯啖草木實遍身生毛因得不死留在山於中數百年後人

有逢之者能飛越巖谷若鳥革是謂不容金之所逢豈亦忍饑絶粒化成異物與不容相類歟

頭流蘭若僧冬月儲火於竈中每夜有撥火而致其滅者僧苦甚改鑽而出火借伺見之夜深後有飛物大如人自屋角入當竈而坐撥火而炙之僧突出而欲捉之其物倏然飛去不可攀矣後日設機張網於屋角使之易入而難出僧隱身而伺之其物果又飛入僧出而迫之其物飛而將出為網所遮即提捉之觀其貌則面目肢體都是人也而運身遍生長毛問曰人耶仙耶何由而来此其物奮舌啁啾而不成言語拘之數日而放之即凌風而飛去昔隋將蔣孫晟獵于驪山遇一毛女飛

騰于木末捷如禽鳥設機捕之問以何代人則對曰吾以秦始皇宮人項羽入關之日避匿於此山中因苦飢久喫松葉遂得閱世不死云盖自秦迄隨千有餘歲矣此僧所逢之人亦豈非毛女之類耶

柳掌令愼當閑居花山鄉舍有一丐僧過其門柳公愛其年少手秀留與之宿且叩以山中事對之頗詳及其日暮探其囊無他物唯有類合一帙試閱之頗詳及紙面有書曰明年正月十四日義州陷沒時丙寅歲也柳公恠而詰之僧若不省曰吾師嘗省是書莫是吾師所記否柳公亦不深究臨別厚資之且存後期後不果來翌年丁卯正月胡兵陷義州果十四日也柳公始驚異之

金尚書時讓按節嶺南柳公時為清道倅因語及之以
為深山絶壤必有異士而人固不識耳
昔有大丘八公山道僧買大紬八疋于燕市聮作一幅
欲畫丈六金軀為幀周行八道廣募能畫者數年不得
適值楓岳僧大張水陸僧俗咸集無慮累千人化主僧
通告大衆願得畫佛手莫有應者座末疲瘁一僧應募
自出與之偕歸齋沐而請之僧曰此畫滿三十日及成
吾處於佛前殿內隱身而為之愼勿覘視塗其四壁使
無孔隙只存納飯一穴而三日一納納時亦勿邪視化
主僧依其言未敢窺始畫後二十九日自料日子雖未
滿一日畫必已就𨿽流眄而視之畫師大驚擲筆起立

曰畫不就矣即有黃雀出自飯空而飛去影響寂然化
主僧怪而入視之畫佛而已一足未就仍畫着鳥跡而
去即以其幀掛于桐華寺梵宇凡有水旱疾疫必禱此
佛神驗如響至壬辰歲倭奴焚蕩時竊此佛幀而去
僧惟政號松雲師壬辰之亂倡義擊倭虜獲甚多自上
特拜僧大將名滿兩國亂定後倭奴請信使于我國人
皆憤惋而朝廷恐生邉釁募送惟政于日本以試賊情倭
奴素重其名欲試其節贄之使降政曰吾奉命於吾王
通使於隣國爾等不宜侵凌吾膝不可為汝屈倭奴大
熾炭火烈若洪爐使政投入火中政不動顔色直向火
邉將若躍入天忽下雨如注火即自滅倭奴以為神遂羅拜

曰天佑如此大師真生佛也即以金轎舁之自是雖如
厠時輒舁奉之関白清正問政曰朝鮮有何寶政曰無
有又問朝鮮所求何物政曰朝鮮所求適閔白頭也閔
白勃然拔釰而進政顏色不變坐不移席關白退而謝
政将返閔白問曰大師所欲吾必敬承試言之政曰山
人本無所欲惟願還我國畫佛一幀關白曰獘國雖小
尚多重寶何捨此而取彼此〻政曰此佛能呼風嗖雨可以
禳灾致祥故願還也關白以下齊聲應曰大師亦能呼
風嗖雨何必求還佛幀政不復強迫而歸自是倭奴不
敢復唱至今賭得松雲筆跡必以重價買之惟恐失之云
余少時遊俗離寺見寺僧數百人分行列坐頂禮而飯

此程明道所謂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者也寺有翠微師守初頗聰明可與語者因留搨說釋師曰人間即堪忍世界故多憂慼苦西方則雖鳥獸喘耎之物皆樂其性世居萬乘富有四海者不過保此見世而已若修道行善上可以生而成佛歷刼獨存下可以往生西方超昇三界不慎則一墜異途曠刼受苦可不悲哉余曰師言盡也今之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跡口談慈悲而行若賈竪若此而能超苦海昇極樂耶師曰子之嘲貧道則善矣以貧道觀之今世之士心楊墨而口孔周自欺欺人者滔滔皆是若此能仰不愧俯不怍乎余曰士之懷道遯世者不無其人欲觀正士當於實地求之師笑曰

非獨士也釋者亦然因作一詩以示余曰儒言吾道貴
修心謾把陳編苦意尋何似法門灰萬念超然生閱去
来今三即去世来世今世三世也
佛書之多倍於儒家而我東行市者尠獨於陜川海印
寺有八萬大藏經板本積置於六十餘間又於朔寧龍
腹寺有若干佛經板本積置於七間世傳八萬大藏經
新羅時王命刻板恭立之我國紙地不敷難具印帙故
堇印一本藏於海印寺無說殿云
世傳古有一僧帶沙彌而行至小川橋捨取水褰裳而
渉沙彌恠之曰師何捨橋取水僧曰爾不知也此橋化
主托以作橋多鳩材穀太半私用只以如干搆此故受

此報化作異物守此橋也爾欲睹之吾當使現本形因誦楞嚴經一徧俄有一大蟒從橋下蜿蜒而出掛腰於橋上長可數丈又有衆小鮀(蛇)隨出駢首於其側沙彌曰小蛇爲何僧曰彼類般運財穀之時從中竊食故又有此報也沙彌見而驚歎又手而問曰將用何道濟度此物耶僧曰若設水陸於川邊燒其見身可還度矣沙彌曰若此則弟子當爲盡力辦之耳遂廣設齋於橋邊三晝夜蓄柴而燔之蟒乃復出植立於火炎中衆蛇亦簇立自焚環橋而觀者莫不歎異焉余謂斯言雖近誕亦可以激貪夫昔宋李端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若果有報應之理則世之

貪官污吏死不爲倉庫中蟒者幾希矣

按獨異志沙門玄藏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藏不知爲計迺鏁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異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床上獨坐莫知來由藏迺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藏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云世之所傳西遊記云出於宗藩卽玄藏取經記行之而持假修鍊之旨古人以爲如猴王坐禪卽煉己也老祖宮偷丹卽吞黍珠也大鬧天宮卽鍊念也侍師西行卽般運河車也火炎山紅孩卽火候

也黑水通天河即退符候也至西而東還即西庚交東龍也一日以四天西十萬路即攢簇周天數於一時也雖支離漫延其辭不為莊語種種皆假丹訣而立言也莊嶽委譚云世傳水滸傳元人武林耐菴施其嘗八市肆細閱古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篇其中用意非倉卒可窺但世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百八人分量輕重纖毫不爽而抑揚映帶回護詠歎之工直有超出語言之外者古人以小說為有丘明太史之長亦近之矣許筠四部藁以為水滸傳著於一人之手宜羅氏之三世啞也云今按莊嶽委譚則水滸傳耐菴施某所

撰許筠則記以羅氏所編以筠之博古有此謬認何也
古說之表表可稱者西遊記水滸傳外如列國東西漢
齊魏五代唐南北宋皆有演義皆行於世至大明末諸
文士尤尚浮藻鑿空撰匿輒成一部至於坐衙按簿之
官越視職事務得新語得一款則附會增演作為卷帙
故其為書也汗牛馬充棟宇指不勝屈徒為好事者之
傳玩而仍成習俗競相慕效遂使世道委靡竟致宗社
之瓦裂有若晉代之崇以清談誤世可勝歎哉
我東人不解音律自古不能作樂府歌詞頃世湖陰鄭
士龍作歌詞一闋滄洲尹春年素知音律見而笑之曰
此不合五音六律湖陰憮然退取韵會五聲集韵等書

倣效洞庭西望楚江分一絶字字校其清濁高低一絶
以示尹春年春年數三吟咏曰此稍叶律湖陰曰然則
可倣古何樂章春年𤪦言若沉思曰此與李白清平調
詞洞庭西望楚江分音律相似湖陰大驚服終不復作
樂章按蘇東坡自言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
故詞雖工而多不入腔又按昇菴揚愼所著樂府流膾
人口而頗不爲家當所許盖揚本蜀人故多川調不諧
南北本腔云余謂以中華之人其詞或不入腔或不叶
音况我偏拜寧望其能爲詞曲乎湖陰之字字強究希
合音律者不亦勞乎哉
我東人所作歌曲專用方言間雜文字率以諺書傳行

於世蓋方言之用其國俗不得不然也其歌曲雖不能與中國樂譜比並亦有可觀而可聽也按象村集其書芝峯朝天録歌詞曰中國之所謂歌詞即古樂府暨新聲被之管絃者俱是也我國則發之藩音協以文語此雖與中國異而若其情境咸載宮商諧和使人詠歎淫泆手舞足蹈則其歸一也云信哉言乎余取其長歌中表表盛行於世者略加評語如在左

歷代歌陳復昌所製述歷代帝王之治亂聖賢君子之否泰足為鑑古之一史

勸善指路歌曹南溟所製形容性理源委指示道學蹊逕實是儒家之指南

寃憤歌忍齋洪暹所製公少時為安老所、陥慘被考掠
死而菫甦竄于興興陽述其寃憤事信不平之語也
俛仰亭歌宋二相純所製説盡山水之勝鋪張游賞之
樂胷中自有浩然之趣
関西別曲岐峰白光弘所製公為平安評事歴遍江山
之美騁望夷夏之交関西佳麗寫出於一詞
関東別曲松江鄭澈歴擧関東山水之美説盡幽遐詭
恠之觀状物之妙造語之奇信樂譜之絶調也
思美人曲亦招江所製祖述詩經美人二字以寓憂時
戀君之意亦郢中之白雪
續思美人曲亦松江所製復申前詞未盡之思語益工

而意益切可與孔明出師表伯仲看也

將進酒亦擬松江所製盖倣太白長吉勸酒之意又取杜工部所製緇麻百夫行君看束縛去之語詞皆通達句語悽惋若使孟嘗君聞之淚下不但雍門琴

江村別曲五山車天輅所製盛論江山之趣備述閑居之興雖上仙清福亦無以踰矣

怨婦辭筠妾亞玉所製說盡空閨情思曲有脂粉艷態雖古今詞人盍休何以過此也

流民歎玄谷趙緯韓所製備述昏朝政令之煩列邑徵歛之酷可與鄭俠流民圖相表裡也

牧童歌休窩任有後所製公當光海時無意於進取作

此歌以寄優遊自適之趣超然於禍福榮辱之門出於楚辭之遺意也

孟嘗君歌無名氏所製蓋傷其世間繁華有似一場春夢備說身後名不如眼前樂之意若使薛君之靈受聽則必沾襟於九原矣

按國監（乘）小說或有以詩釋歌而載之者故今并疏于左以觀夫先輩寓意遣辭之處耳高麗史曰　太宗設宴邀致鄭夢周至酒闌　太宗把盃作俗謳一闋以侑詩以解之曰如此亦何如〻彼亦何如萬壽山葛藟纏綿亦何如我輩亦如此百年享何如夢周作俗謳以和詩以解之曰此身死復死百番更死了白骨化塵土不論

魂有無向主一斥丹心寧有變改理太宗知其終不變也於于野談曰天将楊經理以禦倭留王京行運過青坡橋時田中男女鉏耘齊聲而歌經理問通官曰彼家亦有腔調乎曰皆有腔調曰可得聞乎曰用俚語爲曲非文字也令撩伴使李恒福翻譯以進其歌曰昔日若如此此形安得持愁心化爲絲曲曲還成結欲解復欲解不知端在處經理覧之稱善曰觀此農人非徒勤於本業其歌曲亦甚有理可賞也遂給青布各一匹

余髮未燥已嗜詩猥爲滇老所奨愛嘗呼余爲敬亭山蓋謂相看不厭之意也余荷其誘掖開導之勤致力於觚翰間而病不能專曾於戊申間抱痾杜門一日東滇

来問休窩栢谷亦継至皆不期也余於是設小酌致數
三女樂以娯之酒半湞丈乘興擧酌曰丈夫生世韶華
如電今朝一懽可敵萬鍾休窩即吟一絶曰春動寒梅
臘酒濃栢翁湞老兩難逢樽前錦瑟兼清唱醉對終南
雪後峰題畢屬東湞曰蘭亭之會賦者賦飮者飮今日
弱者先手願君以扛鼎力試於
奉匜沃盥也東湞曰蘭亭之會賦者賦飮者飮今日之
樂亦可以歌者歌舞者舞吾請歌之仍作俗謳一闋（関）揮
手大唱詩以解之曰滿滿酌金樽綠酒三百杯浩浩發
長歌意氣橫八垓不愁夕陽盡天風吹月来餘興未了
又拍案而唱曰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醉狂上之上時
事更之更清風與明月無情還有情仍破顔微笑素髮

朱顏真酒中仙也休窩俾余和峰韵余妄拙效嚬曰清
夜開罇琲珀濃文章三老一時逢縱横筆下千鈞力可
倒天台萬丈峰諸公皆稱善晩洲後至連倒三盃携起
栢谷蹲蹲而舞東溟顧余曰人生百年此樂何如不恨
我不見故人恨故人之不見我也君其志之庶使此會
傳之不朽
余以不才過蒙諸宗匠所推許如鄭東溟任休窩金栢
谷洪晩洲諸公雖與余年輩相懸而諸公待之不設闉
闠每於佳辰令節未嘗不以詩酒見招也一自諸公倫
沒分散之後出則踽踽入則悄悄若無所依者然甲寅
秋間晩洲偶上洛訪余相對感舊贈余一律曰吾儕行

樂同來多玄髮蒼顔間綺羅栢谷風標元不俗豊山才
格亦同科波瀾浩蕩任公筆天地低昂鄭老歌聚散存
亡還七載逢君今日意如何晩洲仍屬余和之余敬次
以呈曰懽悰漸少感懷多進酒須傾碧巨羅休老仙標
已萬里溟翁奇氣亦逢科人間漫灑黄壚淚身後猶傳
白雪歌獨有後雲亭上客驚人傑句倒陰何諸公字號
年甲並録之左以備後覧鄭東溟斗卿字君平丁酉生
任休窩有後字孝伯辛丑生金栢谷得臣字子公甲辰
生洪晩洲錫箕字元九丙午生豊山即余姓貫後雲即
晩洲所居亭號也噫余以年少叨陪諸丈遇景輙詠之
必酬和自多附驥之幸而六七年間已成陳迹遊者茫

茫不可作存者落落如晨星今雖欲復續玆遊而不可得曺子建存沒之感至是極矣

我東自羅季至 國朝名公碩士之作爲文章以傳於世者不可勝記今取表表者類録其集號而集號之外又有別號者亦皆類而書之或不書其姓者雖其文章可觀其人不足取也

睿宗唱和集 高麗睿宗與郭輿等唱和所著 仁宗御製 国朝下同 列聖御製

○桂苑筆耕 崔致遠所著新羅人 銀臺詩集 李仁老所著高麗人 李相國集 李奎報所著高麗人 李評事集 李國穆[illegible]朝 牧隱集 李穡高麗下同 樵隱集 李仁復 圃隱集 鄭夢周 陶隱集 李崇仁 農隱集 崔蘿 野隱 田祿生 冶隱 吉再 郊隱集 鄭以吾国朝下同 漁隱 閔霽 皐隱 安止 耕隱 李孟傳 碧山清

隱（金時習）晝隱（宋世琳）睡隱集（李士弼）峒隱集（李義健）酒隱（金命元）
市隱（朴繼姜市人）壽隱（宋翼弼）睡隱（姜沆）灘隱（石陽正霆）素隱（愼天翼）雙
明齋集（李仁老高麗人下同）益齋集（李齊賢）雙明齋（崔讜）石齋（朴孝修）雪
齋（鄭可臣）菊齋（權傅）謹齋（安軸）默齋（閔漬）一齋（權漢功）復齋集（韓宗愈）
圓齋（鄭樞）惕若齋集（金九容）近思齋集（偰遜）復齋集（鄭摠國朝下同）貞
齋集（朴宜中）亨齋集（李稷）誠齋（柳璞）學易齋（鄭麟趾）麟齋集（李種學）
雪學齋（鄭矩）寅齋（申槩）警齋（河演）格齋集（孫肇瑞）保閑齋集（申叔舟）
止齋（權擘）泰齋集（柳方善）仁齋集（姜希顔）玩易齋集（姜碩德）安齋
集（成任）葆真齋（盧守愼）私淑齋集（姜希孟）真逸齋集（成侃）逍遙齋
（崔淑精）沾畢齋（金宗直）睡齋（崔應隱）雙溪齋（金紐）菊逸齋（盧公弼）慵
齋（成俔）懶齋（蔡壽）勿齋集（孫舜孝）盅齋集（崔淑生）拙齋（權五紀）容齋

集李符 慕齋集金安國 思齋集金正國 恒齋柳雲 訥齋集朴祥 松齋
集李堣 服齋集奇遵 企齋集申光漢 一齋李恒 履素齋李仲虎 招齋
韓忠 中和齋姜應貞 默齋洪彥弼 遯齋集成世昌 大觀齋沈義 悔齋
集李彥迪 復齋徐敬德 新齋崔山斗 易齋丁自壂堅 虛齋安處謙 愼齋
周世鵬 松齋羅世纘 靜存齋李湛 守拙齋李友閔 忍齋集洪暹 素齋
柳順善 恥齋集洪仁祐 蘗齋集盧守愼 習齋集權擘 頤齋車軾 尚雅
齋洪聖民 默齋吳百齡 愼獨齋集金集 无齋集宋時烈 中順堂集羅興
儒高麗人 澗水堂辛碩祖國朝下同 松月堂趙順 松堂朴光載 露堂秋適 埜
堂許錦 雙梅堂集李詹 松堂集趙浚 所聞堂集權覽 雙清堂安宗
源 松堂權孟孫 匪懈堂集安平大君瑢 梅月堂金時習 新堂鄭鵬 晩
節堂朴元亨 止止堂集金孟誠 尚友堂集許琮 老圃堂柳洵 虛白

堂集 成俔 松堂 朴英 草堂集 姜景叙 三槐堂集 申從濩 眞樂堂 金就成 寒暄堂 金宏弼 再思堂 李黿 香雪堂 韓景琦 忍性堂稿 安老一號保樂堂 安分堂集 李希輔 退休堂 蘇世讓 養心堂 趙晟 三足堂 金大有 也足堂 魚叔權 安樂堂 金訢 松月堂 尹愛亨 潛照堂 朴光佑 十省堂 嚴昕 聽松堂 成守琛 逍遙堂 朴世茂 二樂堂 南應龍 松月堂 朴好元 晩保堂 姜克成 四屛堂 李民覺 聽天堂集 沈守慶 草堂集 許曄 簡易堂 崔岦 景樊堂 許氏 忘憂堂 郭再佑 清虛堂集 釋守靜 叢桂堂集 鄭之升 慕堂 諱履祥余族曾祖也 於于堂稿 柳夢寅 澤堂集 李植 竹堂集 申儒 桐軒 尹紹宗 梅軒集 權遇國朝下同 巖軒 申檣 春軒 崔文慶 梅軒集 成三問 容軒 李原 敬軒 河寅 琴軒 金紐 慵軒 李宗準 蓮軒集 李宜茂 靜虛堂集 余先人所著 同春堂集 宋浚吉 晦軒 安裕改珦高麗下同

竹軒金淪 忘軒集李胄 懶金詮 樗軒集李石亨 睡軒集權五福 十清
軒金世弼 挹翠軒集朴誾 醫俗軒朴民獻 桂軒鄭礎 苔軒高敬命 蘭
雪軒集許氏曄之女 旅軒集張顯光著 白軒集李景奭 息影菴集僧人
所著不知名氏高麗下同 棄菴安順芝 足菴釋宗聆 息菴李資玄 及菴閔思平
東菴集李瑱 蒙菴集李混 中菴集蔡弘詰一號取菴 淡菴白文宝 思菴
集柳淑 整菴鄭陜国朝下同 寓菴鄭彦忠 虛菴集鄭希良 自菴金絿 靜菴
趙光祖 冲菴金淨 適菴曹伸 夢菴李耘 寓菴趙仁圭 保菴沈連源 休菴
白仁傑 圭菴集宋麟壽 正菴朴民獻 顧菴丁胤禧 葆真菴趙昱 思菴
集朴淳 暘菴金謹恭 省菴金孝元 頤菴集礪城尉宋寅 格菴南師古 守
菴朴枝華 巽菴宋翊 畸菴集鄭弘溟 懶菴釋真一 初菴集申混 夢窩
集柳希齡国朝下同 希窩玄德升 休窩稿任有後 默菴成渾 淵菴禹成傳

良菴柳夢寅 疎菴集任叔英 芼菴宋淵 稼亭集李穀高麗下同 霽亭集
李達衷 圓亭集鄭樞 東亭集廉興邦 芸亭集偰長壽国朝下同 通亭集
姜維伯 桐亭尹紹宗 杏亭宋因 松亭宋愚 竹亭卓愼 梶亭集權湛 春亭
集卞季良 太虛亭集崔恒 夏亭集柳寬 松亭金泮 栗亭集尹澤 四
佳亭集徐居正 止亭齋權踶 浩亭集河崙 涵虛亭集洪寬達 風
月亭集月山大君婷 四雨亭集冨林君 二樂亭集申用溉 止亭袞
龜亭南在 安亭辛永禧 猿亭崔守城 知足亭趙之瑞 橘亭尹衢 癸亭
姜隱 俛仰亭宋純 長吟亭羅湜 風詠亭金彦居 土亭李之菡 梧亭
朴蘭 保晚亭李廷龜 石樓集李慶全国朝下同 草樓權韠 晚窓申晚国朝下同
月窓安應世 菊窓南應雲 北窓集鄭濂 南昌集金玄成 竹窓集具容
梧窓朴東亮 梅窓集桂生扶安詩妓 南村李公遂国朝下同 杏村李嵒 愼村

權思復 桑村金子粹 陽村集權近國朝下同 遁村集李集 尾村集黃喜 柳
村黃汝獻 漁村集沈彥光 駱村朴忠元 駱村尹殷中 栗村洪天民 衆
村集申欽 羨村尹宣擧 柳巷集韓壽高麗 別洞尹詳國朝下同 西坰集權根
南郭集朴東說 東州集李敏求 東圃孟希道國朝下同 灌圃魚得江 樂
圃李海壽 灌園朴啓賢國朝下同 東園金貴榮 石田集成輅 九畹集李春
元 東里李達國朝下同 梧里李元翼 雪谷集鄭誧高麗下同 義谷集李邦直
春谷集李元沈 檜谷朴仁順 春谷安老生 獨谷集成石璘國朝下同 板
谷成允諧 晦谷權春蘭 暘谷集蘇世讓 大谷集成運 栗谷集李珥 雲
谷集宋翰弼 坡谷李誠中 雪谷集釋 蓀谷集張維 玄谷集鄭百昌
潛谷集金堉 栢谷稿金得臣 晦谷稿姓書諱漢英余禑君所著 龍門集趙昱
國朝下同 鹿門集洪慶臣 老峰金克己高麗 三峰集鄭道傳國朝下同 千峰

集 釋屯雨 東峰 金時習 駱峰 申光漢 西峰 柳藕 南峰 金弘度 文峰 鄭惟
一 藥峰 金克一 七峰 成奇益 高峰集 奇大升 龜峰集 宋翼弼 重峰
趙憲 霽峰集 高敬命 岐峰 李氏趙瑗妾 五峰集 李好閔 芝峰集 李睟光
海峰集 洪命元 東山集 崔滋高麗 湖山録 釋真靜 陶山 李滉国朝下同 玉
山 李瑀 五山稿 車天輅 蛟山 筠 洪崖集 諱侃余十二代祖也 乖崖 金守溫国
朝下同 陰崖集 李耔 東崖 許滋 竹崖 任說 西崖集 柳成龍 松岡 趙士秀国
朝下同 南岡 崔顥 東岡 金宇顒 立巖集 閔齊仁 眉巖 柳希春 斗巖
金應南 竹巖 張大樸 石壁 洪春卿国朝下同 寒岡集 鄭逑 黃岡 金繼輝 龜
巖 李楨 立巖 李中郢 楓巖集 金紒弼 秋巒 鄭之雲 白鹿集 辛應時 東
岳集 李安訥 鶴皐 李長坤国朝下同 東皐 李俊慶 楓皐 楊士俊 東皐 金魯
嘯皐集 朴承任 東皐 崔岦 鳴皐集 任錪 龜巖 南在高麗 龍巖 朴雲国朝下同

屏巖穪世良 聾巖李賢輔 樗巖李若氷 蘭坡集李君仁高麗 荷谷集
許篈 陽坡集洪彥㥳国朝下同 松坡集崔誠之 青坡集李陸 椒坡宋獜壽
天坡集吳䎘 八溪集鄭偕高麗 蘭溪集咸富霖国朝下同 梅溪康好文 潘
溪集俞好仁 梅溪集書緯 木溪集姜渾 松溪集申用溉 滄溪文敬仝
企溪洪彥邦 德溪吳健 錦溪黃俊良 石溪崔命龍 茅溪文緯 南溪慶延
退溪集李滉 後溪金範 玉溪盧禛 鵝溪集李山海 松溪集權應仁 牛
溪集成渾 青溪集梁大樸 龍溪金止男 桐溪集鄭蘊 沙溪金長生 林
溪尹集 石川集林億齡国朝下同 月川集梁應鼎 芝川集黃廷彧 柳川
集韓俊謙 遲川集崔鳴吉 東洲成悌元国朝下同 滄洲尹春年 石洲集
權韠 滄洲集車雲輅 玄洲集趙纘韓 白洲集李明漢 玄洲稿尹齊之
洛洲具鳳瑞 龍洲集趙絅 晩洲稿洪錫箕 鷺渚集李陽元国朝下同 北

渚集金墍浦渚集趙翼月汀集尹根壽国朝下同雲汀稿曹文考白沙

集李恒福国朝下同月沙集李廷龜分沙李聖龜盤澗蔡連高麗下同竹

澗集釋宏寅所著石澗集趙云佐国朝三灘李蒼高麗下同石灘集李存吾

三灘集李承召国朝下同龍灘李延慶楸灘吳允謙秋江集南孝溫国朝下

同松江集鄭澈清江集李濟臣梅湖陳萍高麗月湖秀川副正国朝下同江

湖朴公遂錦湖林亨秀白湖集林悌霽湖集梁慶遇鑑湖楊萬古西

河集林椿高麗河西集金麟厚國朝四溟集釋惟政国朝下同東溟集鄭斗

卿楊浦集崔澱国朝下同秋浦黃愼沙浦李志賤花潭集徐敬德国朝下同

栢潭具鳳齡石潭李珥孤潭李純仁沙潭金弘敏松潭宋柟壽活塘

朴東賢国朝下同林塘集鄭相国諱惟吉余外高祖也梅谿元松壽高麗淵冰辛石

堅国朝下同洛濱李忠綽水山李之菡水色集許擿寒泉朴慶新雙泉

成汝學 東淮集 申翊聖 春沼集 申最 滄海 楊士彦国朝 觀海 李敏求 蓬
萊 楊士彦 月蓬集 柳求吉 松石 崔命昌国朝下同 獨石 黃赫 蒼石 李埈 玄
石稿 朴世采 聽松集 成守琛国朝下同 一松集 沈喜壽 雙松集 李德馨
觀松 甯臞 篠叢 洪孫裕国朝 萬竹 鄭贇 翠竹集 姜克成 孤竹集 崔慶昌
萬竹集 徐益 水竹 鄭相国諱昌衍余外曾祖也 竹南 吳竣 清香集 尹淮国朝下同
蓮坊 李後慶 青蓮集 李後白 荷衣集 洪廸 萱庭集 廉廷秀高麗 桂庭
集 釋省敏国朝 湖陰集 鄭士龍国朝下同 梧陰集 尹斗壽 夢隱 崔鐵堅 漢
陰集 李德馨 竹陰集 趙希逸 清陰集 金尚憲 潘南 朴尚衷高麗 関東
尾注 安景恭 山北新雜稿 李薇国朝下同 錦南集 崔傳 汾西集 朴瀰 百
家衣集 李惟政高麗 六先生稿 六臣所著国朝 一蠹 鄭汝昌 一蚩 鄭彦訥
百拙 韓應寅 四部藁 箚 一瓢 宋英耉 小華集 朴寅亮高麗 短谿集

李惠爲人身短齒豁故自號国朝下同　清卿集尹淮　晚節亭朴元亨　保閑集成任　知
足趙之瑞　拭疣集金守溫　槐馬林百齡　打乖尹仁恕　濯纓集金馹孫
蔵六李龜　浪仙魚無跡　汲古集鄭碏　南溟集曺植　南逸朴應男　嘯癡
林悌　弼雲李恒福　體素集李春英　盤桓洪千璟　晚翠集吳億齡　冥觀
尹安性　默好柳夢寅　默所張維　愚伏集鄭經世　潛冶朴知誡　守夢集
鄭曄　樂靜集趙錫胤　漫浪集黃㦿　西原世稿雪谷復齋圓亭所著高麗　咸從
世稿魚變甲魚世謙所著国朝下同　晉山世稿通亭仁齋玩易齋所著　靈川雜稿申廚申沆所著

武陵雜稿周世鵬所著　永嘉連魁集權踶權擥所著国朝下同　鐵城聯芳集李巖李嵒李原
所著　南岳唱酬集李行所著国朝下同　龍城唱酬録白光勳林悌梁應鼎所著　櫟
翁李齊賢高麗下同　拙翁崔瀣　石磵棲霞翁趙云仡国朝下同　短豁翁李惠
紫溪翁李彦迪　拙翁洪聖民　玄聖翁申欽　素翁趙緯韓　東山叟崔滋

高麗人耕叟李孟傳國朝下同野叟鄭文烱灘叟李延慶驪叟李忠元滄澤魚叟李荇喔叟蓊眉叟許穆白雲居士李奎報高麗下同金居士集金克己動安居士集李承休蔵六居士李宗集七休騎士孫舜孝國朝下同毗邪居士蒟草堂子金震揚高麗下同騎牛子李行清寒子金時習國朝下同狂真子洪裕孫浮休子成俔迂拙子朴漢柱醒狂子集朱溪君深源垂湖子林包學官靈川子申潛坡潭子尹倬善天游子鄭之升守夫鄭文翼諱光弼余外六代祖也醉夫尹潔一号醒夫蘿葍山人金濤高麗下同東山處士郭輿猊山隱者崔瀣江湖散人金叔滋西湖主人茂豐都正摠國朝下同孤青樵老徐起清化真人李恒福東海散人任叔英石室山人金尚憲華陽洞主宋時烈涬溟集尹順之

右録文集皆已刊行或有有其號而無其書者蓋其子

孫徽殘不能録梓雖具八梓者縁我東幅員之狹一經兵燹蕩然無餘良可惜也以此觀之生於偏小之邦欲以區區文字傳之不朽疲耗心力矻矻自欲者其亦可笑也夫

按別號之作始於唐時有取其所居而號之者有因其所有而號之者或以其所尚而號之者若王績之東皐子杜子美之草堂先生賀知章之四明狂客白樂天之香山居士是則取其所居而號之也陶潛之五柳先生鄭薰之七松處士歐陽子之六一居士是則因其所有而號之也張之志弘之玄真子元結之漫浪叟是則因其所尚而號之也以我東言之若李蓀之滄澤漁叟金尚

憲之石室山人取其所居而號之也李瞻之雙梅堂徐
益之萬竹亭因其所有而號之也金時習之清寒子柳
夢寅之於于子以以其所尚而號之也尹監司暄嘗自
號白沙李鰲城恒福嘗號白沙李謂尹曰我已號白沙
子可改之尹不許李笑曰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試看
誰號名於世令以觀之世之人唯知有李白沙不知有
尹白沙蓋別號之顯不顯亦在其人之名不名耳
夫俗語之來古矣曾氏傳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
苗之碩太史公蘇秦傳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賈誼治
安策曰欲投鼠而忌器此等語皆出於古之鄙諺而聖
賢取而用之辯士借而為喻豈不以言雖鄙而義則通

也本朝魚足堂叔擢亦以軺軒馬鞭藁履丁粉薦門鐵樞紗帽纓子簡笠刷子僧齋胡舞六語為不相親者之子剌又以春雨數来石墻飽腹沙鉢鈌耳老人潑皮小叟捷口僧人醉酒泥佛渡川冢母手鉅八条為無用有害之喩其餘閭巷間日用方言無慮幾百課雖婦人小子皆能知之言雖賤俚亦多合於事情先輩文人或用於疏章尺牘中如活狗子勝於死政丞之語盧蘊子齋用於乞鮮疏獨掌不鳴梁霽湖南用於與人書忙食噎喉十斫木無不顛飛者上有跨者許筠亦用於簡牘俱載其本集蓋居其方者自不得不用耳故玆彙分字數釋其意皆並録于左

僧梳言無用 畫餅言有形無實 鼹鼠婚鼹鼠欲為雛擇高々婚初謂惟天最尊遂求之天天曰我雖兼包萬有非日月則無以顯吾德鼹求之於日月日月曰我雖普照惟雲蔽之彼居吾上乎鼹求之於雲々曰我雖使日月失明惟風聚散彼居上乎鼹求之於風々曰我雖能撥雲惟田間石佛吹之不倒彼居吾上乎鼹求之於石佛石佛曰我雖不怕風惟鼹鼠穿我足底則為傾覆彼居吾上乎鼹於是傲然自詫曰天下之尊莫我若也短尾銛觜實惟我儀遂昏於鼹世以始求高昏而終歸倫類者為比

櫨木櫝村一翁愛其女欲擇昏造櫨木櫝貯米五十五斗募人云能識此造櫝木及櫝中米數者當以女妻之其女私語一癡賈以應其募後翁使揞相斗揞熟視曰櫨木櫝又曰五十五斗世以膠守曰聞不識變通者稱以櫨木櫝

怒䠞巖言不忍忿怒者反害於己 滿則溢以比盛滿之類 以鑷遮眼言欲掩迹而不能掩 掩耳偷鈴言欲自掩迹而不覺人知 烏飛梨落言涉迹嫌疑 鯨戰鰕死言小者介於兩大而受禍 十瞽一相言其要切 盲玩丹青言不知其味美 盲人直門以喻幸而成事者 落者壓髮言不求弱者又從而擠之 越津乘船言舍近取

遠

遠族近隣言遠族不如近隣之熟親

借聽借聞言漸次能深

諱伴出糧言為人致力而人則不知也

蝙蝠之役鳳凰慶壽百鳥皆賀唯蝙蝠不至鳳凰責之曰汝居吾下何自傲乎蝙蝠曰吾有足屬獸類何以賀歟一日俱麟慶奇百獸皆賀蝙蝠又不至俱麟召而責之蝙蝠曰吾翼屬禽類何以賀歟世以事避防免者爲比

随緣蜘蛛言應随之人自不相離

魍魎量稅言料量處妄

鵂鶹計數鵂鶹計數必以偶對不以單一雖至數于以隻計之不知隻數之幾許失一單則知之失一隻則不知以喻人之計數不分明

蜻蜓接囊囊與腎囊之囊字同音言作事不能持久

量灸伸足言凡事皆當量力以為之

無醬嗜羹言不量己力

隻愛獨樂言彼不取我而獨我取彼

獨掌不鳴言不較則不爭

宿鼡銜本言誤觸而取患

鼡前乞肉言難圖者不可圖

蒙網捉魚言濶計偶成

入山忌鼡言不當忌而忌之也

以天捉鼡言易也

咆鼡陷浦言跨大者無成

山底貴杵言物之所產之處反貴於不產之地

乾木水生言貧者無以辨物

軟堤抑棧言侵虐弱者

凍足

放溺言姑息之計走馬加鞭言因其勢而加之力失馬治廐言亡羊補圈之類

噆鷃之馬言訾毀親戚不覺損己余嘗覘馬之性良者不肯噆鷃似識鷃亡背寒可以人而不如馬乎

臂不外曲言不私情不可法技成眼昏言技成已老無能為也射空中鵠

言私雖不中規能成事功弓的相適言弓調者中的不調者不中弓的相適則謂之善射以比幾會

相符賊反荷杖以比理屈者反自陵轢京頭耳熟言治其巨魁餘者自服結者

解之言其自始者當其任終乞人憐天言過憂於不當憂之地豐年化子化子

漢語乞人以喻人之衆富而獨貧官猪腹痛言泛視不憂猫項懸鈴羣鼠聚謀曰猫

之害何以防之一鼠曰懸鈴於猫項則可知其來羣鼠曰誠然矣一鼠曰善矣則善矣但孰懸鈴於猫項者以

喻難事之不可圖捉蟹放水徒勞無功以蝦釣鯉言持奢[狹]欲獲奢如蟻輸垤

言其積功也衙中譽倅言不訟而自誇橋下叱倅言詬辱於不聞之地餠賊肴

證看審不明言無用也兩手執餠言不能這取背[illegible]患德舍牛後投蒭言下愚之人教之無

益

花田衝花火言受風情

膝匣盜賊古有盗賊偷入膝匣而不知所用乃貼諸額上而出人皆笑之世以竊取他人文字誤用者為比

纓絶憂優面言無用術能

信本態

浮古人相嘉木於山中即有用之良材手造進欲取則有熊已擯之故遂退故以此事之畀信者做虛也

知斧斫足言反遭害於所親之人

椎輕釘聳言以此在上者不嚴則在下者反横忙

食噎喉言欲速不達

轡長必踐言濫則必敗

走如稻飯言稻飯〻之義者走之為利與此同也有似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之語此刘宋時人譏檀道濟避之魏言也與〻如意同

木麥餅兩韮以比不量己力欲無取而兩有之者

兩北牛同屁言彼此皆庸才無可辨事

給債逢批頰言厚於人而反受辱者

殺盲償殺債盲者不成人而殺之者亦償殺債若行虛事而受宗禍之類

捉頭僅捉尾言期大而僅成小

騎馬欲牽奴言得籠復望蜀

隨友適江南言隨人忘勞

遇死僧習杖言凌蔑孤弱

太守

代記官言在下者替受在上之罰

熟鹿皮大典熟鹿皮森引之則向左右引之則向右世

之執法者不以三尺為重任意伸縮者多故以此識之 投亦蒺藜鐵言得失倶好 釜底

笑眄底以化己有十誉而指人一誉 竿頭過三年言其耐苦之久 一歌達永

夜言不偏於一物 查頓宴僧客言其不相関 神祀後鳴金言後於事 藁履

其經好言佶搢當取適也 苞苴甘醤八言外揲中羨 懲湯吹冷水言懲

前脚後知懲羹吹虀之類 龜背上刮毛言求於不求之地唐人文集中用此語蓋中国俚語也

十斫木無不顛言三人投捋之類 一箇魚渾前川言一人之害延及於衆

捉山猪失家猪言貪彼失此 見奔獐放獲兎言貪大失小 刮佛本

麻滓出言論人之短己過必露 言他事食冷粥言論人之是非易 飛者上

有跨者言雖有難者又有難於此者 打憎蠅傷美蠅言欲除所惡反害所愛

言甘家醤不甘言徒言無実 達曙走不門及言竭盡己力而不及於事也

吾鼻涕垂三尺言我衍不関 俎上魚不畏刀言事到窮極無所畏避 難

上之木勿仰言無畐所難小小食放細矢言不可貪利也高麗公事
三日東方之人不能耐久一政一令革易無常謂之三日者譏其不能久也積功之塔不
隳積功造塔者必應牢固以喻有功者自食其力久坐之鳥帶箭言伊安而不知避者取禍
養雛之谷甫亦顧言不無私情不燃之突烟豈生言人無所犯則外言
不至僧雖憎袈裟何憎言雖怒於甲不可移乙口雖斜吹鑼當直言人
雖歆言不可不直把盃之臂不外曲言私情所牽自有難折十洞之水會
一洞言禍厄之來偏重於一人吾刀入他鞘難拔言雖己物入他手則操縱在彼吾亦
不知莫交三公愼吾身言外援莫知自修欲報旧讎新讎出言報復之
隙又起新怒水深雖知人心難知言人心不可測來言不美去言何
美言悖悖八晝語雀聽夜語鼠聽言暗中之事人必知之晋苻堅將歛與王猛苻融議
甘露堂悉屛左右親為赦文有大蒼繩集筆頭驅去復
来俄而長安街巷相告有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無屬

坦之耳何從事泄勅窮之咸言青衣一小兒大呼于市曰官令天赦須臾不見堅歎曰此其向者蒼蠅乎以此觀之鳥鼠之聽未必無也世之為悪者可以幽隱而掩之乎

人情載駄進上貫串 言行賂多而奉公少

活人之佛洞〻有之 言善人救人無處無之

非汝牛角豈毀吾墻 言微君之攸宜敗吾事

鍾樓批頰沙平反目 鍾樓在城中沙平在漢江越邊以喩過時生怨者

賣田買沓欲喫稻飯 言謀事趍利

吹之恐飛執之恐陷 言至情愛情

灌頭之水流下足底 言人之善惡必從其先

活狗子勝於死政丞 言賤而生愈於貴而死

後見之木高斫其根 言事當慮後実

愛人無可憎〻人無可愛 傳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者天下鮮

衣以新為好人以旧為好 非求旧人惟求旧之語

三日之程一日往十日臥 言欲速不達

石擲則石擲餅擲則餅擲 言我之待彼隨彼之待我

中學生花奸活人別提羅職 言舎人設宴凝香閣夜深宴罷有妓還家

中學生攔路戲之莸拂衣〻裂枝奔許舍人舍人怒曰中學無直官耶儒生作挐可馭遂敲牌吏所書吏怕亂生事於即對以即官摘奸手活人署日暮開門不得還云即官欲案其事待羅漏摘奸手活人署會別提鬬眞故羅之時人猶曰中學生花奸活人別提羅職世以可笑横厄比之於此也

荷琵琶者抃

荷桯梏者亦拆言放頗之類蒿笸田一遺夭之犬疑其每遺言一事非義每事見疑其人

見客容以瓢饋飯見主容以手喫飯言見待隨

右方言數十百條皆今世之恒用者雜取京鄕遠近方言俱収而并録之第觀前輩所記文字中有今未曉之方言若此類想必古好用而今不用者亦安知余之所録必皆見用於後之人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耶

粲其忙食噎喉轡長必跌小小食放細夭莫交三公慎

吾身之類深有意味不可以俚語忽之覽者如能反偶而知所處則亦未必無小補云爾

新羅神文王時薛聰以俚語製吏札於行官府我
世宗朝鄭麟趾等奉教製諺文言語之以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悉通無礙此兩款文中國所無而我國始創之雖切於痛言語解吏事若使中華人見之則恐不免書不文之譏矣

俗語所謂濟拔即哀乞之辭兩班即士夫之稱也余曾見思齋集其記延安民李同事曰令公乎濟拔令姑勿我罪又澤堂曰集我國兩班不耕不織終身閑逸云兩公皆以文翰之士用此鄙俚語其與韓文公務去陳言

之意在左矣

俗語以山峡爲豆麻余莫知其名義或者曰山峡豆與麻爲地産故稱峡爲豆麻此言頗似有理

俗以水田爲畓以米數不滿石爲逮以柴木不滿束爲迲此等文字中國所無者而我國官吏文書多用之不知誰所創也

侈奢之弊比來尤甚故市井男女非綵笠不着非綾緞不衣以此物價騰踊財盡民窮必也在上之人如漢文之衣弋綈馬后之服染繒則積弊可祛而徒區〻於禁令所令反其所好民安得丕變乎

俚語云士夫子弟誤入則爲席爲蠹爲松虫盖不文不

武貧殘到骨則賣食蒼赤便是食人同於虎也蒼赤既盡則賣食書冊便是食祇紙同於蠹也書冊既盡則賣食墓松便是食木同於松虫也此雖戲談真是格語後見北夢鎖言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賣奴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虫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虫賣奴婢而食也云我國不但有此等患中國人亦然孱孫不能守業果無彼此之殊也

余平生有三癖才無半斗而喜看書筆拙而愛墨蹟疾多而樂山水又有四善不忘人旧恩不隨人改操不以嫉惡而陷人不擇貴賤而敬長又有五獘志大而才踈言高而識卑好敏而遲鈍喜放縱而拘小禮以君子責

望小人也昔劉道原列書己短自攻其過余亦書三癖
四善五獘其言與劉雖有異同而其自警之意葢相符
矣

旬五誌卷之下